



特別
20
2956
44



特
門 20
號 2956
卷 44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三



萃亭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瑗公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馮瑞振振仲參



翁東涯文集

疏

計處防秋戍邊人馬疏

防秋

翁萬達

國家禦虜兵衛。四昔不徹警備也。而防秋云者。以秋高馬肥。水艸有依。虜可深入。故特加戒嚴耳。然往者

罕聞有客兵之調。而亦未嘗有擺兵之說也。近因賊勢益橫。異於曩昔。故徵調之兵多。而擺邊之議起矣。

二者並行。勞費加倍。已甚不貲。使於七月秋臨。塞草

客兵但可暫

茂而始聚。九月秋盡。塞艸枯而漸散。臣猶懼其因而

集以用其銳氣久留則變生

敵也。乃若自夏徂冬。聚而不散。是豈用武之經。而可

繼之道哉。去年虜突宣府。侵駭紫荆。貽憂君父。當

事之臣。自惟臯棘。鏡鑒不遠。敢蹈前愆。顧以國家

惟求免罪不暇謀國

之事。莫大於邊情。不度理勢。而一為身謀。過於懲創。

邊臣常習也

則戒生於此。而禍隱於彼。泥於所可知。而忘其所不

可見。非計之得也。而况去年掣兵在九月之中旬。是

誠太早。又疎於偵探。不量留以為防。致虜長驅。罪安

可逭。今年值閏。即所臨之十月。當已。是去年之十一

月矣。防秋主客官兵。畢竟議掣。則此其昔也。胡人以

搶掠為業。不論春冬。馱芻囊酪。輒肆憑陵。稽之往年。

歷歷可數。兵掣之後。安保其必不復來。但謹備之。俾

不至深入內地。邊臣即云有臯。猶冀聖慈。俯垂明

白。不以殉軍。臣子苟忠於謀國。亦何至于懲噎而廢

餐耶。臣惟客兵調徵。去家一二千餘里。主兵擺牆。遠

者亦不下三四百餘里。朔風裂肌。饋餉不給。鶉衣野處。龜腹徒延。設有脫中求請。如唐人之事。則將何以應之。夫使之不以其時。而散之不繇其舊。雖有噢休客兵之逃日見告而不之變。慄栗不可測度之恩威。然而竄者逸者。自一而十。十而百。百而至于千萬。欲盡置之法。則太苛。欲遂釋其辜。則啓玩。設又有不忍飢寒。不俟命令。闐然解散。所損豈其微哉。臣所謂禍隱於不可見者。此也。爲今之計。合無先將他鎮客兵。及擺邊主兵。官軍民壯人等。次第掣放。參將守備等官。所部兵馬。各歸本路本城。

坐照常防守。宣大二鎮。量將正奇游兵四營。官軍分爲兩班。每班二營。各擇賊行緊要地方。輪流駐劄。時常往來巡邏防禦。每月一更。以休息人力。節省行糧。仍差家丁通事。夜不收人等。不肯出境遠哨。一聞有警。隨賊向往。互相應援。併力截殺。敢有怠玩及自分彼此。致誤事機者。聽臣叅究重治。山西保定二鎮。亦行各撫鎮官。量留精兵一二枝。一體防禦。其偏頭關迤西。臨近黃河一帶。疊砌水牆。鑿穿品坑。以禦套賊。擁衆渡河東侵之患。各鎮合用行糧料草。行各巡撫

都御史查處支給。倘有不敷。逕自奏請給發接濟。臣又惟掣兵云者。謂掣去異鎮客兵。至于本路各城。僅沿邊官軍。止是不復挨牆擺列而已。邊事有常。自當時時隄備。上年各官思不出此。一經掣放。便自以兵既掣即是敵人乘我無備之時安可高枕為已釋重負。既不遠哨。又不設防。倉卒遇賊。束手無策。重貽邊患。職是之繇。務要安不忘危。靜而思變。一若臨敵。勿自廢弛。庶可以弭變於未萌。而消患於意外矣。

預擬分布人馬以禦虜患疏

分兵防守

臣准巡撫保定都御史蘇祐咨稱。閱視得諸關備采眾議。倒馬紫荆。最為緊要。蓋二關山勢。雖稱險絕。中精於地○利○之○言○有河流。山形糾亂。各該隘口。隨險分兵。恐難持久。外恃宣大犄角。勢又在人。若夫龍泉之守。外有平刑。故關之險。連年山西修守。俱有次第。似可無虞。前巡撫都御史鄭重咨行軍門。要於宣府鎮。摘撥兵馬三千。在舊保安州岔道堡駐劄。專備應援馬水口。大同鎮摘撥兵馬三千。在平刑關駐劄。專備應援吳王口。仍摘撥別鎮三千。在廣昌縣駐劄。專備應援浮圖峪。插

箭嶺等處。但查得舊保安州桃花堡與岔道堡相去馬水口尤近。相應改移駐劄。應援。又查得白羊口與撫屬地方相近。計去京師路實咫尺。勢尤緊要。亦當添兵以防意外之患。該前巡撫都御史鄭重題行該兵部咨行順天巡撫都御史郭宗臯查處。無容再議。除具題外。今將前項緣繇合咨前去。煩爲查照施行。等因。到臣案查。先准巡撫保定都御史鄭重咨稱。合無將調到兵馬摘撥三千。於舊保安州岔道堡駐劄三千。於廣昌縣駐劄三千。于平刑關駐劄。專備應援。

馬水口浮圖峪插箭嶺吳王口等處緣繇前來。該臣看得平刑地方隸山西。保安地方隸宣府。廣昌地方軍衛隸宣府。有司隸大同。已經備行各該撫鎮等官從長議處。俱未回報。止據各鎮陸續將分布過人馬數目呈報前來。查得平刑關已有山西潞安叅將李忠統領官軍三千員名。在彼駐劄防守外。其廣昌保安二處。並無分布人馬。今准前因爲照保定前任巡撫鄭重咨要摘撥別鎮客兵三千駐平刑。三千駐廣昌。三千駐保安岔道堡。今巡撫蘇祐咨要摘撥大同

兵三千駐平刑。別鎮兵三千駐廣昌。宣府兵三千駐保安。桃花堡。雖其所見。微有不同。要皆思患預防。慎固疆域之意。設若兵力有餘。照前屯布。厚爲之備。實不爲過。惟其兵有定數。恐不免於顧此失彼。要當度勢量力。爲之處分。查得嘉靖二十一年。調到別鎮客兵共十枝。二十二年。并二十三年。客兵共六枝。今歲客兵僅四枝。又准兵部咨。爲修關隘。屯兵馬以重京師。以固畿輔。事。該本部題奉。欽依。已將遼東遊擊郭都官軍一枝。三千員名。調駐懷來。止存三枝。專備

策應。宣大山西地方。延袤千有餘里。就中可屯人馬。扞外固內。較之平刑廣昌保安。尤稱要害者尚多。若儘將客兵三枝。分布前項三處。稽之成規。參之羣謀。度之事勢。恐有弗便。况別鎮客兵。止宐於適中之地。蓄力揚威。聽候臨時調度。隨賊向往。相機截殺。難以拘於一定。若畫地而守。則主兵事耳。宣大山西數年以來。主兵擺列。俱沿邊界。不屯駐於腹裏者。謂兵宐據險。不宐退守。且恐勢分則力弱也。今查山西平刑一帶。旣該本鎮屯布主兵人馬。各有分界。似難責之

大同舊保安地方。懷來東近居庸保安西近紫荆去懷來僅百里。懷來既有遊擊郭

都客兵三千人在彼駐劄。可以往來策應。亦難再發

客兵。廣昌地方與宣府邊界相離遠甚。廣昌已在倒馬之西北矣且無積聚芻

糧。臣愚已行撫鎮等官量摘主兵一枝人馬駐劄蔚

州。及俟臨時。或將延綏客兵一枝移近此地。以便調

遣。芻餉既不缺乏。又可以南扞廣昌浮圖峪等處。北

援東西順聖川一帶。似為適中。廣昌即當挿箭之隘而廣昌隘口仍以本

地壯丁守之。至于應該隨時斟酌。難以預圖者。臣又

豈敢膠柱。致失事機。所慮宣府一鎮人馬器械。先因

主將匪人。狼狽太甚。極費整搦。去歲已致寇啓侮矣。

近來節據謀者及投降人口。供報賊所覬覦。仍在該

鎮。雖聲東擊西。情難測度。而前車後鑒。理當亟防。况

其地於京師為近。而東路界鄰順天所屬黃花鎮古

北喜峰白羊口等處。尤係可通大舉賊路。防秋事竣

隸宣府者。臣當與鎮巡竭心殫力。從長計處。不敢怠

廢。隸順天者。節承廟算。想亦戒嚴。似又無待於臣言

者。勅下該部。速行順天巡撫等官。務要於前項黃

花鎮白羊口等處。通賊要路。比常加謹設備。及預選

精銳兵馬一二枝駐劄相應地方。倘遇警報。聽臣從
宣調援宣府。庶彼此協謀。緩急可恃。外藩固而京畿
自安矣。

廣儲蓄以備軍需以防虜患疏

防秋
行糧

准該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楊守謙咨。爲照防守之
道。必資兵馬。財用之費。宜裁冗濫。自嘉靖二十年虜
賊大舉。深入之後。戶部年例之外。發過銀兩。不下數
百餘萬。帑資已耗。兵役無期。若不勾考。裁捐費出無
經。將來勢豈能繼。但據副使劉璽開呈前項防守應

援官軍。百里之外者什伍。百里之內者亦什伍。若將
百里外者。日支料糧。百里內者不支。則防守既同。支
否頓異。揆之物情。似有不堪。况軍士月糧。每月折價。
養贍妻子。尚且不足。寧有餘糧裹帶守邊。使返食
於家。則各有信地。又遠近亦八九十里。勢不克前。
人一日不再食。則飢。不三日必逃潰。雖孝子慈孫。豈
能視人飽食而自枵腹待斃。荷戈守邊。副使劉璽所
謂人心搖動。逃竄數多。亦勢之所必至者也。軍志曰
師克在和。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

患貧而患不安。又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蓋惟均故和。惟和故安。聖有明訓。物理昭然。查得先年虜賊未強。按伏官軍。多不過數百人。久不過三五日。上下分番。更迭出入。且按伏隘口。多係無食場去處。故百里之內。不支糧草。近年以來。虜衆入寇。常號數萬。深入輒二千里。遂爲擺邊之計。若山西則築牆乘障。殆將千里。畫地而守。動逾數月。比之先年。按伏萬有不同。夫財用固所當節。而兵衆亦不可不和。若不委曲調停。爲通融之計。萬一事體掣肘。遺患地方。雖將

職罪譴亦無益於事矣。查得丫角山迤西至老牛灣。係極邊地方。外即虜巢。防守應援官軍。時不可缺。丫角迤東至平刑關共七百餘里。係內邊地方。外有大同障蔽。應援官軍。若烽火嚴明。哨探的確。待有警報。斟酌調遣。亦不遲誤。合將丫角迤西民壯屯夫人等。及偏頭叅將守備老營遊擊守備各兵馬。一遇防秋。即行赴邊。兵馬俱支行糧草料。丫角迤東民壯屯夫人等。及寧武總兵代州叅將。扎樓遊擊神池利民廣武寧武八角平刑守備各兵馬。遇防秋時月。比丫角

西者量遲十數日赴邊認領信地操演防守之法十

數日若聲息寧帖除民壯屯夫人等常川防守外兵

但能據要害以便策

馬仍回本城操練候各邊報有聲息斟酌緩急赴邊

應何必遠

戍

窮邊哉

惟偵探

之

卒

不

可

不

遠

耳

防守赴邊之日方支行糧草料此則比百里之內不

支行糧草料者其省相等而支否均齊人心安帖節

省之計和輯之道可以並行而不悖矣又准巡撫大

同都御史詹榮咨查得大明會典開載成化十五

年令各邊防護修墩燒荒官軍若有百里及五日之

內堪自備糧料者不許關支行糧馬草若五日及百

里之外者聽令關支其遇警截殺探賊按伏官軍不

能自帶糧料者並聽隨處關支又弘治二年奏准

沿邊各衛所征哨并按伏備堡等項官軍出百里之

外者俱日支口糧一升五合都指揮把總等官日支

廩米三升備禦官軍日支行糧一升七合馬料三升

草一束在營草料住支看得會典所載蓋為行兵五

日及有警按伏暫往暫來者而言未嘗及防秋久住

之軍也即今防秋軍士派定各邊防守頃刻不敢暫

離蓋自六月赴邊至九月方回晝夜戒嚴且挈補邊

墻辛苦萬狀。不可勝言。若照前例百里之內者。一槩不給行糧。其勢必使防秋軍士。日每回家。自取飲食。及令各軍妻子。日逐親自負送。若無家屬。憑誰轉輸。脫遇虜賊。臨邊必至誤事。伏乞早為奏請查將百里之內。但係修工者。行糧一體支給。不係修工者。如不得已。仍與間日一支等因。據此職伏睹。大明會典所載。防護修墩燒荒。分百里五日內外者。蓋修墩燒荒。約其所住之日不多。故首分百里。隨分五日。又繫堪以自備之說。蓋一人帶所自用者。力之所能。僅

五日耳。五日之外。未必不仰給於官也。故又曰五日

凡讀會典律令。皆須如此疏明。不尔最易混也。

及百里之外者。聽令關支。不曰五日。而又曰五日及百里之外。蓋百里之外。自是應支。而加以五日者。恐指百里以內言也。又曰其遇警截殺。探賊按伏。官軍不能自帶糧料者。並聽隨處關支。又有變於先意之意。百里五日。又非所限矣。惟先朝裁定會典之旨。尚未有擺邊之事。而緣情立法。亦自櫟括。即其文意。而可以類推也。照得今日擺邊。盡將各路馬步官軍。調赴墻下。定以分地督以將領。點闡以旗牌頭目。巡

視以守巡撫鎮。令其不分風雨。無間晝夜。披堅執銳。寢甲枕戈。常如虜在目前。兼以幫修墻垣。堆積石塊。擔水造飯。提鈴轉籌。各有責成。蓋無時刻可以摘離者。豈非截殺按伏之類耶。遣行於六月之半。而議掣於十月之終。逞返之間。動幾半載。尚可計五日之內。外耶。苟行糧不足。取于官。非放歸。令其自辦。則運送付之家人。如放歸也。雖三二十里之近。去歸一日。託以糴買。一日比其赴邊。則又一日。况又有家無擔石。稱貸周資。而竟至泯沒者乎。如運送也。數口之家。出

戍者一人。則轉輸者又一人。未免老稚婦女。奔走於窮荒絕塞之下。已非人情。况又有單丁隻身。無人可藉者乎。昔周先王之遣戍也。出遣入禁。以鼓其我行不來之勇。以忘其內顧傷悲之情。故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今軍士執役於邊。已不勝其危苦矣。而又使之謀饗殮。慮俯仰。以日隱其戚戚之懷。又安望其奮勇敢愾。捐軀赴難乎。且兵無常形。頃刻之間。又有調東以補西。摘近以應遠者。果能隨處分析。而使之無涸亂重冒乎。如軍士同一城堡者。撥付擺邊。自某

三
三
三
墩起至某墩止。有起處不及百里而止處。又踰百里者。抑何所區別。而使之——中理乎。此皆勢之滯碍而不可行者。夫虜營近邊。變詐百出。烏舉豕奔。勢如風雨。如上年鐵裹門馳犯於雨雪之後。威虜堡突至於黃夜之時。一處潰防。則千里之守。置之無用。此邊臣防外之慮也。聚七八萬人於塞下。離家室。遠妻子。穴地爲巢。擐甲爲衣。寒暑之所衝冒。飢餒之所催迫。怨豈在明變出意外。此又邊臣防內之慮也。計盈縮。省浮費。以節財裕用者。又 廟堂經國遠猷也。但情

有所不容已。而法當折衷者。惟通其勢之所極窮而預防夫人之所必犯。早爲裁定施行。又據分守口北道右叅議蘇志臯呈稱。查得奇遊各營兵馬。乃散取於諸衛所者。派住地方。難以拘定。設如東駐則迤東者在百里之內。而迤西者在百里之外。應支行糧與否。當以地論。若轉而西駐。則迤西者反近。而迤東者反遠。又或於旬日之間。忽然而屢移。則近者既遠。而迤東者既近。而又遠。參互不齊。難以稽查。各該官軍。一經派撥。晝夜防守。辛苦萬狀。比與一時有警。暫

發按伏者不同。故百里之內。連年亦一體支給。未有異同。若一旦不給。萬一援引舊規。脫巾告擾。則將何以待之。合無軫念邊方。存卹塞卒。將百里之內官軍。早爲奏請。行糧料草。准令一體支給。庶人心事體。俱各妥帖。况與大明會典內載。其遇警截殺探賊。按伏官軍。不能自帶糧料者。並聽隨處關支一節。相合似應施行。各緣繇到。臣案查嘉靖二十四年五月內。准戶部咨該臣題前事。該本部議擬起倩屯夫。審果不係在官支糧人數。准與客兵一體支給。其餘雖稱

百里之內。中間或有離家六七十里之外。齎送頗難者。量於附近倉分給與。數日後不爲例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已經通行遵照。訖隨據鴈門兵備副使劉璽節呈。嘉靖二十四年防秋擺邊官軍。雖有不及百里者。然日逐修邊。相應查照預陳邊計。以備虜患事理。一體支與行糧。該臣批行。暫准支給。宣大二鎮撫鎮守。巡亦以擺守之兵。兼備築之役。通行關支。未嘗分別百里外內。而百里之內。間亦有不修邊而槩給者。今嘉靖二十五年。臣仍申明戶部原議。分別

遠近、屢行各撫鎮守巡諸臣、查照施行、諸臣執牒相與趨趨、而不及百里官軍、每簇譁而擁訴、若將怒臣、臣復移文查處、不能斷然遏抑、其所請求也、然數年以來、內帑寡積、蠲發太繁、臣每憂之、又恒怪邊臣司甲兵者、不惜度支、非體國繇公之道、使財若可省而務爲厚施、則臣亦繆、臣萬萬不取也、臣之心罔非欲布上德意、惠養征夫、使各盡其力、而不及於患耳、伏乞 勅下戶兵二部、將宣大及山西、丫角迤西極邊一帶、防秋擺守官軍夫壯人等、不分百里內外、一

體支與行糧料草、丫角迤東、在於百里之內者、遇警赴邊之日、方許支給、俱著爲定例、以便遵守、以安邊陲、

軍務疏

宣府官兵

據朔州兵備副使陳燿等呈稱、行據戰鋒信智仁勇嚴五營坐營官都指揮楊鉞、董暘、韓彬、周鏜、李塘呈稱、嘉靖二十三年二月內、蒙巡撫宣府都御史王儀會同鎮守總兵官郤永、題爲選戰士懸重賞、以振作士氣事、該兵部議擬題奉 欽依、備咨該衙門、於宣

府在城并各路城堡原額有馬官軍通事內挑選勇敢者各營一千名共五千員名編成行伍立充戰鋒每名正糧一石之外加米五斗并厚懸賞格分於鎮城三千名西北二路各一千名依法操練遇有警報當先殺賊見今各營除逃亡事故外見在信字營六百一十二員名智字營八百八十五員名仁字營九百八十六員名勇字營九百一十七員名嚴字營九百四十一員名各數目緣繇到道會同鎮守宣府總兵官趙卿議照宣府一鎮額設正奇遊兵四營每營

官軍三千員名圍住鎮城專備虜寇各路亦設有援兵五營各官軍三千員名分屯要害防守地方統以總副叅遊等官無事常川操練遇警徵調防勦立法不爲不備頃緣醜虜入寇議選各營精銳軍士共計五千員名別立戰鋒五營領以廢棄將官遇警當先殺賊原其立法本意似爲添設銳兵破格作養冀立奇功但各營當先殿後俱應有精銳官兵據今於奇遊援兵并各城堡之中抽選充爲戰鋒所存營伍卒此兵皆須力戰獨以戰名亦非休也致空虛而又別取老弱步卒用充原數是不免於輕

此而重彼。見任將領。俱懷不平矣。戰鋒每名額外加米五斗。歲費不貲。已爲難繼。而居常散處各路。無所統攝。教練。不過繫名營伍。徒資坐食之弊。漸成驕惰。不堪使用。及遇調遣殺賊。自謂親兵居後。反驅各路援兵。以爲鄉導。遂致各營軍士。亦皆解體觀望。不肯用命殺賊矣。用是師久無功。且以三軍之衆。統以廢棄之人。位望旣輕。事權不重。臨敵遇險。亦難望其驅人必死之地。以覬僥倖萬一之功。凡此殊非選將練兵之意。卽今戰鋒五營。逃亡漸多。而奇遊援兵等營。

率皆不滿二千。名伍徒存。彼此俱弊。兵營虛耗。莫此爲甚。萬一遇有警報。緩急其何所恃。合無將前設戰鋒官兵。俱革回各路各營。其正奇遊援兵馬。有不足三千之數者。俱要補完等因。到臣案查先該臣照得各邊原設正奇遊援軍兵。俱應有戰鋒。並無另設。獨宣府一鎮。於正奇遊援之外。又有戰鋒五營。恐非兵制亦難責効。已經節行各道。會同分守道備查前項戰鋒設于何年。有無便利。應否革罷散歸各路各營。隨征殺賊。逐一從長計議。通呈定奪去後。今據前因。

臣會同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孫錦議照宣府一鎮額設正兵一營。主將領之。奇兵一營。副將領之。遊兵二營。兩遊擊領之。援兵五營。五叅將領之。而各路城堡。又有守備操守等官。所轄兵馬。自副叅而下。皆統於主將。其制甚備。而其法亦甚善也。近年添設戰鋒五營。各領以廢棄將官。戰鋒每名月糧一石。另加米五斗。蓋前此巡撫王儀總兵官卻永為之者。非舊制也。委應亟處以復兵額之舊。如各道之所議呈者。今之戰鋒。即古之所謂選鋒也。兵無選鋒曰非。故恃以

當先破敵者非此不可謂屬目于一夫之先登者也。至大將之蓄奇也。然正奇遊援諸營皆宜有之

未聞於諸營之外別為戰鋒五營虎士當別為構募如近者家丁之例可耳若抽取又於諸營各城堡

之中抽取其勇力冠軍者隸於他人而使所存留者於各營之中墮軍突而生觀望甚非便也

多弱兵也。夫鋒之為言銳也。以缺為刃而以鋼為鋒。

則物迎而解。若鋼不附鐵鐵可去鋼未有成刃而能

銳於用者也。是不可不亟處者一也。總副叅遊各縣

推陞。又奉有勅諭旗牌。設有坐營中軍把總等官。

苟不得人。尚不能和輯師徒。鼓作銳氣。乃廢棄將官。

第當令帶家丁。或量其才能。暫行撥與軍兵。隨營殺

賊不宐專主一營事務。使得與叅遊諸將並列。而委用之隆。反出乎其上。此亦何怪諸將舐舐懷不平邪。夫將多則權分。兵家所忌也。分其權於廢棄之人。即其人果木。猶且非法。况貪濫庸劣。如見管營都指揮董暘李瑋等何可使也。查得董暘李瑋及已陣亡官李彬已陞守備官張忠見革回衛官江瀚五員俱前撫鎮所薦用者。彼時除李瑋原係把總陞為坐營外。李彬係閑住。董暘係緣事。張忠江瀚係充軍。因添戰鋒為請免罪。各復原職。蓋破格用人。寧失不經之意。

也。各官復職領兵之後。使知奮勵。樹有奇勲。尚可言也。而往者虜犯廣昌。困我軍於土黃溝。李彬死焉。董暘等俱坐視不救。仍許戴罪管營立功。旋又再復原職。是前罪未贖。而先官之後。罪愈重。而竝釋之。乃竟未聞有感。一恩而思報者。謂之何哉。今查戰鋒營舊者唯董暘李瑋二人。其都指揮周鏜韓彬楊鉞皆新委代管。視之叅遊等官有。勅諭旗牌者。孰輕而孰重。叅游等官不得有戰鋒之選。而此輩乃獨擅專營之權。揆之事體。委的未安。何者。本鎮兵馬。止有此數。

以壯丁界廢特選其一勝可也委之常擁精卒使

戰鋒五營五千人。必欲取足。則參遊諸營及各城堡。自難充實。奪此以與彼。廢兵額而啓厲階。是不可不亟處者二也。戰鋒官兵。一遇警急。既自謂親軍居後矣。而奇遊援兵諸軍。却又有辭。往往相聚言曰。上官抽選戰鋒。以其與衆軍異也。乃厚待之。月加米五斗。彼不向前殺賊。而使我衆當先。厚彼何爲。是戰鋒之營立。而諸營之軍廢矣。是不可不亟處者三也。戶部原發銀二萬兩。爲戰鋒月加米五斗之用。今前銀已罄。無所於處。戰鋒亦止月支米一石。官多而役使重。

繁勢所必至。甚有令其供辦薪水。迎送違來。又從而剝削之者。疲敝日甚。逃亡日多。馬匹倒死。亦莫勝計。誠以廢棄之人。往往得脫法網。無所忌憚。自難責以治軍事也。是其不可不亟處者四也。爲今之計。必須罷歸各路。補充舊額。使兵力不分。事權歸一。營營皆有戰鋒。而戰鋒不爲虛名。方是事體。否則弊害相乘。將無紀極。如蒙乞。勅兵部查議將前五營戰鋒官兵。俱各革回各營及各城堡。仍將正奇遊援各營見操官軍中間老弱不堪者。盡行沙汰。查照所轄地方。

於革回前項戰鋒及城操雜差等項中間通融選補每營務足三千員名悉聽總兵官調度及嚴督副叅遊守等官時加訓練果有勇力出衆曾經戰陣者充爲選鋒名色厚加賞犒務期人各効能兵皆可用及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查勘董暘李塘與革回江瀚及陞任張忠節年以來曾在某處與賊對敵立有何項功績有無剝削軍士糜費錢糧倒死馬匹等項情弊如可自贖者准贖如不可贖原犯充軍者照舊充軍發遣緣事者查照原案叅提所犯事情比前若又加重者從重歸結其新委坐營周鏜楊越韓彬各革回別用庶事無紛更罪無倖免邊防國法兩有所裨矣。

易州議罷抽民兵疏

罷抽民兵

臣伏見直隸八府所屬近奉抽選民丁之令大縣五百小縣三百分營列隊如軍之制選官差練遇警徵發此非小事臣竊以爲甚不可焉何也夫國依於民民依於國是謂命脉兵以衛民民以養兵是謂典章圖治者貴于動以其嘗而馭不失道閭閻輸賦卒伍

荷戈則典章較一而不亂。惠寧畿服。以及四方。則命脉安固而不搖。若勢失於張皇。不問其當否。則拂擾交至。怨讟易生。潰亂將作。是蓋古人所謂未見其隙之民心者。臣竊懼焉。我國家制軍一隸於衛所。原

無所謂民兵也。民兵如快手民壯之役。起於近年。本

民兵之始設皆云防守本境必不徵調然其後必

以協守城池。非得已者。然既出稅以養兵。乃又使為

至于徵調况先有發遣之令邪

兵而自衛。則已困矣。顧重復之以抽丁之令。何能堪邪。抽丁之令。其始止於邊鎮衛所。既而乃及於畿輔之民間。臣竊以邊鎮衛所。猶於時勢為便。而民間則

急當罷請以圖靖安。蓋邊鎮之兵。陛下已允其選

調。則隊伍空虛。邊防重大。其勢不得不補。又生長於塞下者。習知戰鬪。素亦可用。令抽強勇。以足兵額。其法未始不善也。不然。精銳內移。孰為防禦。門戶既撤。堂奧自孤。如之何其能守邪。臣竊以為便者此也。但選而調者一人。抽而補者又一人。是本以一兵而增二人也。兵額既增。糧將安出。增兵一萬。則月加糧米一萬。事或倉卒。勢難猝辦。即高其價。無從糴買。此又不可以不慮也。若畿輔之地。邇者督臨之官。屢毀。往

來之使不絕。既責之完納。逋負矣。又責之分買草糧。賠易馬匹矣。又責之幫貼募軍。供辦器物。添設墩堡。修築邊牆。此其於事不可謂不繁。於民不可謂不擾也。然而閭里帖然。不敢以爲言者。固曰。特以禦虜而安全我也。而今乃抽及戶丁。則一人之身。百役叢集。一戶之衆。強半在官。遠邇咸相顧失色。且曰。吾出稅以供軍。以其爲我捍禦也。顧皆倚戈而立。據城而居。而去歲之死傷枕藉。妻孥係虜者。則皆民也。而今乃籍丁而選。聯門而出。寧非驅我以爲先耶。人情驚駭。不謀同詞。蓋今之充軍者。罪下死囚一等。抽丁聽調。一如軍制。安得不驚。又戎狄以騎射爲業。攻擊爲俗。中國農民。雖授以兵械。教之擊刺。止可依城堡而守。若必使之禦虜。是驅羣羊而戰豺狼。鮮不誤事。况衣糧鎧甲之費。追呼迫脇之擾。卽將盡鬻田地。妻孥以充之而後已。猶懼其不能也。臣恐衆心一離。不可復收。故竊以爲甚。不可者此也。方今天下無故。惟有虜寇爲患。雖虞周之盛。在所不免。但當明察人心。預定國是。聚兵守要。而不妄增兵。經費足邊。而必裁冗費。

則先事之謀在我。已得其勝算矣。若人持其見。則議論太泛。事體具舉。則更張太驟。官多其設。則供億太繁。齟齬太甚。忽焉而行。忽焉而罷。忽焉而罷。又忽焉而行。如此。則我自多事。是為坐困。故臣惟天下之患。不專於外夷。而其大者。則莫若抽民丁之令。伏乞早賜停止。庶民心無恐。而畿輔可安。地方幸甚。

聲息疏

宣府零寇

臣看得滴水崖兩次失事。雖經該道勘報。而虜入緣繇前後尚仍未悉。各官罪狀輕重。亦欠相當。欲候駁

勘至日。叅題處治。不無稽遲。敢先以臣所聞見者。言之。前項侵擾滴水崖永寧川之寇。支係朶顏支部。散處於宣府東北路邊外。亂山叢樹之間。善伺竊如狗鼠然。貳於大虜。且能盜大虜馬牛。大虜怒。則竄伏林石。或依我險塞。莫之能追。往年該鎮曾兩搗巢。獲功受賞。及去歲龍門所之役。敵殺官軍。即此賊也。計不能千人。設使我軍屢襲為功。逼之太甚。勢弱不能自立。將必投併大虜。為彼嚮道。地方愈益多事。費於支吾。以故識者欲循故事。設法撫處。示以羈縻。使其為

為我耳目急之必為彼嚮道空撫不空剿可謂瞭然

我藩籬。爲我間諜。截大虜之衝。省目前之慮。似亦計之善者也。臣自去冬今春。每以語當事之臣。當事之臣多持議論。而叅將祁勛左灝等。亦遂妄說利害。稟報紛紜。大略謂禦之不難。撫之無便。臣度不可與其此亦大事圖也。姑責各官禦之而已。豈意各官徒爾能言。玩不設備。致使前賊輒肆。憑陵是先。既不肖撫。而今復不能禦。無一可者。安用彼爲。賊入之後。節據總兵官趙卿叅將祁勛。屢請軍門。另發兵馬。臣惟北路馬步官軍。共計一萬一千有奇。今秋盡數存留。不復西調。隨宜分布。儘足自防。各路官軍。調度得宜。亦敷應援。固無待於客兵也。其所調客兵。蓋專爲大舉策應計耳。零賊多不過五六百騎。乃亦仰藉於此。揆之兵略。甚非所宜。

置造火器疏

火器

臣愚管年官粵中。每因用兵。叅攷古火器。而病其制之多已不傳。即有傳者。又病其重難不易用也。于是殫竭愚慮。因舊創新。粗備而未試。比來宣大仍加叅考。見今造成有所謂三出連珠砲。百出先鋒砲。鐵棒

雷飛砲、火獸布地雷砲之四種者，連珠砲蓋古制也。古砲之制，固非善而有宐，不宐，稽之古礮者，機石也。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爾。後以火藥實銅鐵中，亦謂之礮。至如神機火鎗，用鐵為矢鏃，火以發之，可飛百步之外，皆制之巧者。然皆一發而止，倉卒無以繼之。敵知其故，或出於巧智以為避就者，未必無也。神機則又苦著矢之難，稍不如法，則不能及遠，卒不練習，用之惟艱。連珠砲其制如神機式，其長倍之，每杆三分之，以次實藥，發亦如之。一具而三出，有連續之妙。

虜或避而就之，適當後發之衝，人可持放，不甚苦其難。此古制之尤巧而宐於用者。邊人不能知，乃考而作之，與神機諸砲竝焉。先鋒砲，倣佛郎機砲而損益之也。火器莫利於佛郎機，大率筒長三尺有奇，而小砲則止于五。夫筒之長以局其氣，使發之迅也。小砲伍以錯其用，使迭而居也。先鋒之制，則損其筒十分之六，狀若神機，而加小砲以至於十。曰氣可局而用，不使有餘也。砲可錯而用，不使不足也。用則繫火繩於筒外，而納火砲於筒內，畢即傾出之。連發連納，十

砲盡則更爲之循環無間斷也。筒仍酌其處鑿通一

機轉動消息。倒擊不流。傾卸不碍。末有銳鋒如戈形

無耳長六寸。近者三眼鎗制亦如此以代鍊鎗之用。遠擊近刺。其用博矣。夫

佛郎機之爲器也。昇之者四人。臨發持者一人。放者

一人。是六人發五砲也。况火露筒外。出刺人手。安砲

或離于度。則暴裂反傷。非善用者。昔臨驚懼。心志不

定。高下無準。先鋒砲持放者一人。不必布機於地。即

馬上亦空之。是一人發十砲也。况火納筒中。即不必

善用者。心志不懼。高下可準矣。假如三千營中。每伍

內一人執一筒十砲百彈子。則一伍常有十佛郎機。

且兼十鎗矣。十伍十人執十筒百砲千彈子。則一隊

當有百佛郎機。且兼百鎗矣。六十隊六百人執六百

筒六千砲六萬彈子。則一營當有六千佛郎機。且兼

六百鎗矣。蓋一人所執。不啻往時十餘人所執者。斯

不亦簡而便邪。雷飛砲。倣毒火飛砲。而少爲之變者

也。砲之先。鍛鐵爲筒。磨石爲子。已矣。一變而爲毒火

飛砲。鎔鐵爲子。虛其中而實之藥。擊處皆傷。蓋傳自

前代。而兵家頗秘之。然毋砲重大難於舉移。故以之

擊大營守城垣可也。賊散而來迎而拒之。且馳且戰。則非所及矣。于是再變之。約其子砲而輕其母砲。約之使易飛輕之使易持也。母砲則約長尺許。上廣下窄。下如神機之狀。上盤菱花之形。其法雖略本飛砲而輕重別矣。敵遠則用之以衝擊。或至空而震。或至地而震。或中人馬而震。鐵物之所斃。擊無不摩爛者。敵近則揮之為鐵棒。連鎧甲而搥撻之。當無不退怯者。人持一具。可以攻。可以守。與毒火飛砲功同而用近者。西。洋。大。砲。必。築。銃。臺。者。亦。以。質。重。故。也。使。於。異。蓋。守。之。砲。貴。重。大。戰。之。砲。貴。輕。小。守。則。不。離。次。而

○乘○障○不○便○於○野○戰○易施重大得力也。戰則屢易次而難施輕小得力也。

布地雷砲。倣田單火牛之意而增之以砲火者也。田單以火牛取勝。然止束亦牛角。今虜黠猾善避。營疎野濶。不可以觸傷。惟得火砲布擊之。斯使之震攝。若乘夜用之為尤得策。因其亂而砍其營。蔑不勝矣。而用必馬羸。以其性犇捷。可以代牛。火砲之發迅烈。比于亦遠矣。是故剗木為桶。闢之翕之。長一尺有五寸。圍四寸。火砲繫焉。火線通焉。略如毒火飛砲法。然其繫之也有機。其通之也有候。匪機則無脫略之功。匪

候則無疾徐之節。眡其機則欲連而易斷也。眡其候則欲準而不愆也。桶一而繫砲七。獸一而負桶六。計一獸之所負。則火砲四十有奇。十獸之所負。則火砲四百有奇。若用匾箱以代桶。尤便。雷布而電發。須臾之頃。遍以原野。必有以奪敵之氣。或為馬羸之性。驚則橫逸。不能使之直衝。故用砲易而用獸難。臣惟水可過。賴在山。搏擊之勢使然爾。而况馬羸之有知覺運動者。或機而制之。或因地勢而驅之。或遣間而引之。或得賊馬而縱之。臨時之宜存乎其人。則亦無不可用也。以上四者。俱當預備。而百出先鋒砲。則尤火器之最便利者。古制未嘗有也。自古謀臣智士。較論中國夷狄之長技。如晁錯所稱。匈奴惟善馳射。固未聞其有中國之堅甲利刃者也。乃今非虜則甲刃精好。中國弗能當矣。數年之前。我軍與虜鬪。兵刃既接。輒以骨朶狼牙棒槌撻虜。虜刃短不相及。間為中國所制。乃去年虜犯陝西之保安。亦安狼牙骨朶。而中國或弗能當矣。若神機槍佛郎機銃毒火飛砲等項。近日東奴亦有之。但不知中國之精耳。皆我叛人為之也。火器則夷狄所絕無。亦其所駭懾者。今日中國之長

星月監士編
翁東涯集
火器
平露堂

我獨擅此耳。邊人苦其難。而未能盡其用。臣是以欲
教之以輕便。如先鋒砲者。委不可缺。其餘則量為置
造可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四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編輯

夏允彝瑗公

宋徵璧上木

馮瑞振振仲參閱

翁東涯文集

疏

翁萬達

量處兵馬疏

訪取義勇

自古大帥必聚奇材。劍客數千人。以為親兵。不獨
臣等議照得總督古帥臣也。雖所轄諸軍。皆其調度
遇戰可為倡率。亦使諸軍有所彈壓。而不敢縱也。
而軍門左右。自難去兵。誠以賊若內侵。為總督者地



遠當卽亟趨。地近當親督戰。苟無兵衛。必待調徵。趨則不能戰。則無及。如前年賊入廣昌。軍門提旅。僅數百人。竟不能馳入軍中。而去秋鐵裏門之役。使有一二枝勁卒。在于標下。乘其未遯。斬馘獻功。或亦機會。自古帥臣。未有空持文墨。懸號令。而可以得使臂使指之義者。聚兵數千。居則訓練。俾各知方。出則自隨。用防遇敵。固亦帥臣之常耳。查得兵部先題爲採輿情效。膚說成安攘。以濟中興事。內開於各營挑選通事。夜不收三千名。扮作胡人。付副總兵姜瓖管領。乘

夜混殺。又開行南北直隸河南山東山西陝西各巡撫衙門。自千戶以下。農工而上。一切人等。但有膂力。驍勇絕倫。弓馬武藝過人。方術技能自擅者。每省三十人以上。每衛五人以上。合用軍裝什物鞍馬供億等項。通行處給。逕送總督軍門。隨才器使。各盡所長。獲有功級。以次登用。近又題爲預處防秋。以禦虜患事。內開行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巡撫等官。查照節行舊規。檄下所司。多方延訪。如草莽之中。巖穴之下。有精通武略。謀勇邁衆。有射藝精巧。百發百中。或長於

運刀或善於使鎗，但有一藝可取，如王邦直之流，不必限其名數，厚給衣糧，多資盤費，差人伴送軍門，再加考驗，遇有警報，置之前鋒，有功之日，通計陞賞，又開行各撫鎮諸臣，通將所屬衛所罷閒將領副叅而下千百戶而上，盡數查出，除老年有疾及死罪重犯外，其餘責令自備鞍馬，隨帶家丁，盡行取赴軍門，令其軍中料敵制勝，中間謀勇足可倚任者，量給以一旅一隊，或當先鋒，或備後援，事定之日，果立功勛，加倍陞賞等因，俱節經題奉 欽依備行遵照外，使

爲之通處之當而行之力，聚之軍門，固自足用，止因所司失於奉行，人情窘於從事，持議弗堅而聯屬之法廢，是以有名無實，徒滋紛擾。竊嘗思之，原議通事夜不收團聚一營，專備襲擊，或用夜攻，旣稱爲奇策矣，將領不堪，第當易其人，而所謂通事夜不收者，似不宐以盡革也。廢棄將官，所帶家丁多者，不能十數人，鞍馬資糧，往往不備，呈告紛然，甚費批荅，發令隨營則納交將領，資緣買功，僥倖脫罪，竊惟此項人負第當常在標下，量其智勇，畀之軍兵，庶能立功，亦免

世升多，必安能自給資糧

不有故舊相依，彼亦不肯遠至窮

邊也

啓弊。義勇如南直隸所屬類多脆弱，不耐風寒，且力
 憚於路遙，費艱於津遣，來輒愆期。去復顛沛，甚無益
 於邊防。而北直隸山東河南陝西山西有司軍衛，又
 未見遵行，間有一二送到者，亦止虛應故事。勇怯相
 半，前後參差，或止給盤費，而不給鞍馬，或止給鞍馬
 而不給器械，或頂易姓名，或託稱病故，或來即逸去
 或去不復來，移文逞返，勢固難以約而齊也。先是臣
 萬達訪得北直隸山東河南多有勇力冠軍，騎射稱
 絕藝者，發必巧中，又能及遠，雖非虜之長技，不能當

也。去年曾取數十人，與各義勇編為隊伍，置之營中。

使守鐵裏門，射賊於百五六十步之外，賊相色駭，頗

有懼心。顧若人者，多良家子弟，有田宅產業，不離溫

飽。一旦輕數百里遠來備邊，應得口糧，僅一升五合

耳，窮方物貴，日費銀七八分，皆其自備，已非人情。彼

處官司，又絕不加意，甚至怒其人而窘索其家，自分

彼此，卽上司官猶然也。如之何其可。臣等敢以兵部

前項節次，議准良法美意，而要其可行。大率軍門兵

馬必得五千人，宣大見在標下旗軍已有一千名，合

漢法擊胡多募良

家子弟然其時丞相列侯子弟亦有從戎者知當時

津送之厚撫卹之深必非今日可比

近見宣大虛

總督有挑選戰兵一萬之議今虜患滋急自當倍

再於兩鎮及山西鎮旗軍通事夜不收內挑選一千五百名。其奏二千五百名。又於北直隸七府。山東六府。河南迤北四府。各所屬州縣額編快手內每十名抽選一名。務要素有勇謀。及技藝過人者。除本等均徭工食馬匹外。其九人者。每人貼銀五錢。以為置造軍裝什物之費。仍免其本門雜泛差役。大約北直隸可得五百人。山東可得三百人。河南可得二百人。共一千人。仍於北直隸山東河南及山西所屬編額民壯內。每二十名抽取一名。大約北直隸可得一千二

百名。山東可得一千名。河南山西各可得八百名。恐

省內地之遠戍使其出資以募邊民此策甚便即

不堪用。每名每年止徵銀七兩二錢解送軍門。新設

前題免易州抽丁之議也

兵備道收貯以為招募義勇工食及鞍馬軍裝什物

之資。計須一千五百名。奏前有馬快手共二千五百

名。通共足勾五千人之數。除旗軍通事夜不收行各

將官挑選送用外。快手與民壯銀兩立法之初。必須

軍門預差的當官負。或新設兵備官。親自前去會同

各布政司。或守巡兵備道。嚴督各該府州縣掌印官

着實抽選徵解。以後年分。止責布政司或守巡兵備

道查照施行。各該官員敢有不行用心精選。故將不堪老幼起送充數。及徵解不前者。聽臣等就將該府州縣掌印官應拿問者。即便拏問。應叅究者。指名叅究。司道官一體論劾。選抽快手。及招募義勇。完日各另自認。五人爲伍。十伍爲隊。隊有甲。選用官旗。或義勇中間才力稍優者爲之。十隊爲哨。哨有長。選用官員。或義勇中間才力最優者爲之。五哨爲營。營有將領。選委都指揮及廢棄將官之素有謀略者爲之。仍置把總官一員。中軍官一員。皆屬將領提調約束。同伍者。務要力足相救。懼足相死。遇難不得獨避。有功不得獨賞。如有在逃及臨敵退縮。與違犯律令者。二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應用器械各因所長。時常團操訓練。律其技能。一其心志。作其忠勇。雖使之赴湯火而不辭。衽金革而不懼。卽名爲樣兵。或用充前鋒。或分發爲諸軍倡。無弗可者。每年六月初旬。齊赴軍門。十月初旬。放回休息。非直隸及各省仍各選委都指揮或賢能指揮一員。管領各該人役。依期上班。若能殺賊立功。查照兵部題行事例。一

體陞賞。前項各役馬匹。官爲印烙。上班之日。沿途及所駐去處。例該應付料草。下班休息之日。止令各役自行餽養。不必煩擾有司里甲。仍以七年。或十年爲限一次。驗買馬匹。更換騎用。若係陣失及追賊倒死者。官爲買補。槽下倒死者。令賠半價。不行用心餽養及私借與人以致倒死者。令其全賠。仍照軍法責治。其陝西一省。亦有軍門雖多民壯義勇恐難一槩行取。廢棄將官。果有堪用者。就令在於標下管隊管哨。隨才器使。所帶家丁。聚散不常。難以編入隊伍。南直

隸義勇不必起送。止將盤費及鞍馬銀兩逐年解送陽和兵備道以充招募。如此庶事體曲盡法意流通行之亦自可久矣。再照訪取義勇。雖係兵部原議。而工食鞍馬軍裝什物。必須畫一處分。別項錢糧。再難措給。惟是抽取快手民壯。可無窒礙。州縣額編民壯多者不下七八百名。快手多者亦不下五六十名。往往爲不才有司賣閒歇役。計入其直。以充囊橐。雖稍稱賢者。亦輒以此輩影替。祇候措辦薪水。及迎送送來耳。若用之以防秋。於有司似弗便。而邊事則益甚。

况快手取其一於十，民壯取其一於二十，額數在彼，固未見其多損也。

大虜求貢疏

議處殺虜使官兵

臣惟我國家幅員全盛，武德布昭，軼前古矣。九夷八蠻，罔不通道，惟茲北虜，荒忽無常，然自弘治癸亥以前，歲猶稱貢，羈縻不絕，疆圉稍寧。嗣因宣府虞臺嶺之戰，我師覆沒，虜益驕橫，貢道不通，諸邊侵駭，其結患生民者，已及四十年矣。嘉靖壬辰，小王子復自致書求獻方物，後竟疑沮，邇年石天爵之事，其始也。彼

以好來，蹇然諾之，既而設計誘取，斬之，何名。大失夷心，橫挑巨釁，臣每痛恨當昔邊臣區畫之失策，而機會之難投也。乃今彼酋遣使叩邊，講和求貢，雖譎詐之情，窺竊之計，不可易知。然我惟備之而已，和則不可來，則勿拒。固帝王之所以待遠人，而權昔施宥察形行間，亦兵家之所以收全勝也。詎容脫誤，致有後嘉靖中 常寧 一意絕款 以致俺答之寇 數十年艱。臣得夷人求貢之報，時適東巡，亟擬西旋，直趨近不息夫虜縱必不可款 其通使往來必不可盡絕地，規事建議上之。聖明豈意方離宣鎮而前，項夷也我絕其來使而我民之遁入虜地者復多則彼使則已先死于羣兇之手矣。臣心刺繆，曷知所云。夷

有嚮導而我無伺察矣近來拒奴者亦以焚青斬狄雖犬羊其性固能知曲直喜怒猶夫人也遣彼族

使為上策思不知何謀也類歸我漢人執物示信懇託墩軍為其道款借口不

許猶當善其辭說遣之使還乃既置夷使於墩臺納

歸人於境內又從誘而殺之此何理也曲既在我安

知其不憤怒恣睢連合梟雄彎弓報怨將來即有畏

慕威德出于實心者亦必回遑疑慮重以今日之事

為戒夷狄之禍將益熾矣擅起釁端致傷國體董寶

等滔天臯惡委不容誅且其時既該巡撫衙門廉知

寶等奸狀差人戒諭移文戒止而寶等竟爾為之麼

磨賤卒敢於犯法貪功殺人若是其烈可疑亦可駭

也所據助馬堡委守指揮李璽左衛城守備沙潮分

守中路叅將張潤俱各在彼若罔聞知似有主使故

縱之情難免殺降啓釁之臯均各查究如蒙乞 勅

兵部備行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速將見獲董寶等

并叅提未獲一千人犯嚴加究問從重議擬干碍將

官一體叅奏定奪其此間夷情臣今駐劄陽和督同

撫鎮及副叅遊守等官量屯兵馬加謹隄防賊若擁

眾來侵官當并力戰守仍選素有機官負伶俐通

事授以語意。令去該墩遇賊行走。或以此事責我。卽便明白省諭。大略言差來夷使。原被邊外無藉兇徒。乘機盜殺。聞之上官。無不痛恨。已將各犯綁拿處死。你等倘有別情。仍須來告。當爲轉達。不許作反。蓋使知天朝有正大之義。嚴明之法。殺伐之威。而蓄怒構兵之謀。亦或可少解也。卽不可解。相度機宜。一意拒絕。惟按兵待戰。盡其所能爲已耳。臣素疎短無他謀猷。值此艱虞。不遑寢食。伏冀廟廊。示之成算。俾奉周旋。

北虜求貢疏

北虜求貢

職會同鎮守總兵官周尚文議照自古北虜求貢中國。或力屈於中衰。或志在於貪利。卽其順逆無常。去來靡定。雖非輸誠納款之真。在昔帝王。遑遑俯從所請。不忍拒絕者。亦惟羈縻之術。有不容廢焉耳。我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庭。威加大漠。因其求貢。錫以印信。封誥。俾世守之。不責其必來。而欲其來也。有據實。欲藉此一路。因以通其情。而繫其望。從古制馭之道。蔑以加矣。至于弘治年間。迤北小王子節投番書求

貢考其來文猶踵襲殘元舊號及平章知院官銜意義可解言語足憑緣彼時小王子威力猶能鈐諸宗人號令尚能行之部落事有歸一他無掣肘故耳近年以來枝分類聚日以盛強畫地住牧各相雄長空名僅相聯屬事權殊爲攜貳今遣通事投遞番文以求貢者俺答也據其對寫漢字開有小王子俺答吉囊爲大頭目者三把都兒台吉等爲小頭目者九誓以東西不犯我邊以結永好詞頗遜順自去冬及春游虜零騎至墩講說年年求貢奚啻數十餘次意亦

勤懇夫來則不拒以弘字小之量者中國之體也得虜人之情詞而代爲之奏者邊臣之職也因見其仍無印信封誥之可憑又慮夫墩人夷使有欺隱轉換之弊職等仰遵 聖謨會委兵備副叅等官親詣邊外當面詰審所據供出前項情詞似與遍到番文意不相背但出一面之詞而各部散處窮荒無從徧究且近日遼陝之間節報大虜住邊事勢叵測卽俺答後來欸貢成時每以責其鈐制別部爲要蒙貢出真心苟不能齊一衆志此順彼逆已非事體安知其不一面捏寫各部頭目以給我之必從一面分

衆南侵。以掩我之不備。此職等之不敢輕議者此也。

原來夷使已該各官省諭回營。責取印信封誥。仍令

各枝再遣親信頭目。會投真正番文。期於受賞於西而搶犯於東以辭責之則推托別部今秋西不犯

延寧甘固。東不犯遼薊。以取信我中國。永無別項詐

情。故虜權不一之時不可言款也然後代爾馳奏。請自 上裁。然我之所以責取信

者。不難於印信封誥之必來。而難於東西各邊之不

犯。彼果如約而至。猶復終絕之。則彼之構怨也。可恃

而其鼓衆也有詞。以蒙耻之忿。而加之有激之怒。則

其報我也專而力。卽我受彼之詐。有中變焉。則直在

我而屈在彼。固老壯之所攸分。彼將負不義之名。而

舉無名之寇。雖欲爲患。亦終弱且緩矣。况貢亦備。不

貢亦備。固邊臣職守之常。初不因是有所增減也。如

慮及入貢爲窺伺中國。爲困擾我邊。爲反覆竊發也。

則當熟計審處。設法伏機。或限之以地。受方物於邊

牆之外。或限之以人。質其親族頭目百十人於鎮城

之中。或限之以時。俟踰秋及冬。然後頒賞縱質遣之

北去。誠也。旣在吾羈縻之中。詐也。亦莫逃吾範圍之

內。則天時地利人和。一舉而三得之矣。倘彼去而不

返。竟至泯沒。則蓄謀隱禍。居然可知。容職等伺其機。有可乘。計稟軍門。選鋒出塞。直搗巢穴。蠶厥渠醜。以伐彼奸詭之謀。以壯我正大之氣。使彼知天威之莫測。而憚中國之有人也。

及時修武。攘夷安夏。以光聖治。疏

宣大
修守

據守巡冀北道叅議李磐僉事江南呈稱。東陽河新平堡設在極邊一隅。每歲官軍月糧折色六箇月。逕赴戶部管糧衙門關領本色。與夫擺邊兵馬行糧料草。爲數不多。若欲設官鑄印。不無轉滋冗費。相應比

照鎮平等堡事例。凡一應錢糧。責成坐堡經手收放。仍聽東路管糧通判提調稽查。誠爲簡便。應援一節。須照原議。責之宣府西路西陽河列營人馬。咫尺之間。易於速集。况賊若犯東陽河新平等堡。其所向之方。當是宣府境內。應援亦自爲謀耳。至若大同應援之兵。似又無待於言者。但相去頗遠。須行一二日。方得到彼。原議欲借援於宣府者。爲此遠而彼近耳。非謂大同不應援等。因到臣案。照先准兵部咨。該臣并宣大撫鎮等官會題前事。本部議看。鍊裹門鶉鴿峪

一帶原有二邊邊牆一道倘有不堪但加修築低者增高薄者增厚補其缺略治其頽壞亦足以爲一方之保障何必舍大邊十餘里之牆而不爲棄二邊百餘里之險而不守乃復於三邊內重築一百三十餘里之垣開山鑿石添墩築堡工力財用相去奚啻數十倍哉况時詘舉贏已非得已苟財力可省尤所當惜及據前項天城陽和界內旣該添設墩堡官軍卽當建立倉場官吏庶月支歲放旣便於人情事體亦安不然官軍旣隸於大同錢糧又屬之宣府不惟稽

考之難亦且紛爭易起茲當首事之初姑令宣府暫時代辦要之不可爲常也至于防守之兵責之本堡官負無容別議而應援之兵又當視賊勢緩急何如耳如賊止犯本處兩鎮別無聲息豈特宣大應援而已雖各邊調到客兵亦自不容少緩假令并犯宣府則大同應援爲急如并犯大同則宣府應援爲急若先事一有所拘而臨事則有所諉兵革之際易相推托將不免於誤事合候命下本部移咨翁萬達即將新建東陽河新平堡外原議修三十五里邊牆查照

前 旨專責總兵官周尚文依期嚴加修築二邊內
缺裏門一帶邊牆嚴加修補俱圖堅厚久遠足堪保
障其餘剩銀兩除照數扣給宣府修理外餘俱扣算
明白發寄官庫不許別項花銷今所議修三邊開山
口至水磨口轉折東北臂山一帶土石牆垣俱宜停
罷仍轉行兩鎮撫鎮等官將新設東陽河新平等堡
合用糧草暫令宣府西路通判代辦候建立倉場官
吏照依原屬大同東路通判管理其策應兵馬視兩
鎮聲息之有無及該堡賊勢之緩急互相應援不得

自分彼此得以藉口自諉庶不誤事等因具題節奉
聖旨這宣大兩鎮修築邊牆既經總督衙門會同各
撫鎮等官親履地方相計停當都只照侍郎翁萬達
今次議奏舉行兩鎮遇警應援及諸未盡事宜仍着
翁萬達悉心再議奏來切照宣大前項修邊事宜節
該臣親詣兩鎮適中去處公同巡撫都御史詹營孫
錦及總兵官周尚文趙卿守巡口北冀北四道叅議
等官蘇志臯李磐等逐一從長勘議俱已較一周有
異同本兵覆議內言臣等舍大邊十餘里之牆而不

為棄二邊百餘里之險而不守時詘舉贏財力當惜欲止將大邊修築二邊修補三邊一帶俱行停罷及稱錢糧易起紛爭應援易相推托各一節臣惟修邊為守邊也使不可守則亦不必修矣大同大邊東陽河新平堡之北有牆十里乃叅議蘇志臯去年所修築以助大同者在山之顛水泉不便去堡且遠擺守為艱臣方怪志臯不度形勢而為之故改築於山麓之下則費省而守易非舍之也嘗攷宣府近年所為儲政志內載有前項地方築垣助功之議大略所見

與志臯同志臯會議之時亦曾以此白之臣矣臣叅眾論已力譬之其可據以為斷案而必欲見之於施行邪又該部所指鐵裹門鶉鴿峪一帶原有二邊則大同原送圖本欠明之故耳圖載二邊即所稱山口去秋賊入之處也陽和天城山口數多原有垣塹然前年賊繇此而出去年賊繇此而入官軍率莫之能抗者山險可恃而往來多阻絕須築牆以通之凡薊門諸塞皆如是也山口阻深岡崖壅隔列戍之卒限於一隅彼此斷絕聲援不接而况虜騎登高最稱利便一處潰防則諸口之兵盡為守穴鼠矣如去秋鐵裹門之官軍

不能移救鵠。鵠峪咫尺之難。蓋其驗也。鑒前慮後。故議修山南三邊五十餘里。亦以陽和迤西數百里所守者。皆三邊。欲遂通爲一道。便於防秋耳。防秋之時。山南有墻可據。卽賊或攻我之東。則量移西者。攻我之西。則量移東者。隨其向往。聚寡爲衆。併力堵禦。他處列營。應援之兵。亦且刻期可集。如去秋宣府張家口之戰。亦其驗也。何者。假如以萬人守十隘口。則一隘口僅得一千人。以萬人守邊墻。則五十里邊墻常有一萬人之力。蓋通阻之勢異也。况修砌二邊。則必

自開山口起至董家溝止。自西而東。另爲一道。卽山北二十八里之工。亦不連屬。其與先後二次所議。首尾皆衡決矣。按圖不如目睹。懸度不如親見。幸蒙

聖明俯從。臣等得終其事。恃以爲守。臣不敢復贅。至于官兵之應援錢糧之召買。則臣於前疏亦略言之。意以宣大之互相應援者。爲常事。而新平等堡築有倉塲之日。實糧草。可逕自處分也。夫應援之兵。視聲息之有無緩急。卽陝西山西順天保定等處。且有時而亟調。亟趨。不特宣府之應援大同。大同之應援

宣府而已本兵所論已極詳盡亦係事例節經有行
 但大同東路山北東陽河橫直邊牆二十八里連接
 宣府西路之西陽河係一膜之地舊又有西路防秋
 列營馬軍其去大同東路山南之天城陽和則隔阻
 高山六七十里或百二三十里險仄難行舊又無東
 路防秋列營馬軍倘賊犯東陽河而必待大同他二
 列營之兵歷天城陽和踰山北以為援其勢必遲一
 二日安知一二日之內不困敗于賊手邪若西路西
 陽河之兵則呼吸可至應援甚便即賊勢重大亦賴
 須諸鎮協心視緩急遠近以為應援不可分地界

許鎮畫地大都犬牙相錯故

以支持自守也不然兩鎮無定自治矣一時夫然後遠者可及繼矣前疏所陳蓋自
○連○絡○耶○大同東陽河一處孤懸於外者言之非敢昧于彼此

緩急應援之通例也設使臣與撫鎮諸臣常川在彼
 應援之事何待再三惟其不能親自督臨慮恐該路
 叅守而下官員自分彼此不知有同室纓冠之義故
 欲題奉欽依示之以利害耳合無自今以後每遇
 防秋列營應援之兵仍責宣府之西路而擺守之兵
 則東西陽河相為犄角平時零賊倘有侵犯亦要彼
 此協力不許推托致誤事機乃若諸鎮互援便空係

臣總督首務。當再申明不敢輕忽。自取撓敗。其新平等堡見已。蓋有營房倉塲糧料草束。照依前撫都御史詹榮所議。仍屬大同東路通判提調。隨安召買。北路鎮河鎮川鎮虜滅虜。破虜拒馬。拒胡等堡。事體止責守營官收守放支。不必另設官攢。致滋勞費。惟復別賜定奪。

修築邊牆疏

宣大修牆

議照大同一鎮。外鄰住牧虜巢。內屏畿省關隘。爲九邊第一重地。舊日相沿。雖有三邊名色。以其逼近虜營。且無附近城堡藉之守護。遂致掏空傾圯。鞠爲坦道。遺址僅存。比年虜牧于夾牆之間。朝窺夕竊。東出西沒。近邊田土。日就荒閒。而驛路行旅間被殺虜。蓋以障塞罔修。阻遏無恃。故且自二十年大虜深犯山西之後。邊臣仰遵 廟謨。東自陽和開山口。西至山西丫角山。修築邊牆一道。添設墩堡。募軍守戍。嗣是虜賊有所忌而不敢輕犯。邊人耕牧爲利頗多。狗陽和天城迤東接連宣府西界。中間多有通賊要路。因未築有邊牆。近年虜衆深犯。率皆繇此出入。視中西

二路有險足據。卒歲稍寧者。可以鑒矣。職等日夜憂危。多方諏訪。乃於今春會舉斯役。屬當春夏之交。大衆一齊。復慮虜騎之侵擾。陰雨之阻滯。度工計日。約費估銀。會本具奏。仰荷 皇上如數蠲發。再命總督宣大撫鎮等官。相度計議。職等初議欲自陽和口修至李信屯止。蓋以聲勢連絡。守援旣便。餽餉弗艱。本有利于大同。但宣府李信屯迤北。尚有五六十里。始接西陽河邊牆。旣有此空缺之處。未免更費工役。添設擺守。先以事在彼中。未經會議。無從而知也。乃復

改從今議。又蒙 皇上俯賜兪允。不惟宣府李信屯迤北五六十里之空缺。包裹在內。可以不勞修守。而西陽河通賊川口。直西一面。又得大同新牆爲之外郭。誠一勞永逸之圖。非顧此失彼之偏也。興工之期。又值醜虜遐遯。時日清明。軍民歡呼。夜以繼日。計入十七日之工。而落成甫及五旬。約二十四萬之費。而節省將以億計。以虜馬盤據之地。成吾人耕牧之區。藩垣鞏固。疆圉肅安。此實 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民之慶也。

修築邊牆疏

修築邊牆

議照形勢者。設險之所必因。而時勢者。兵家之所必不能違也。兵不審昔。險不度地。未免於泛然而舉。條然而罷。非所以揆事體而弭寇讐之道也。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透遼而東。歷偏關。抵老營堡。盡境實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起西路丫角山。透遼而北。東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東陽河鎮口臺。實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路西陽河。透遼而東。北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冶。實一千二十五里。共一千九百二

十四里。皆逼臨胡虜。險在外者也。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爲保定之界。歷龍泉。倒馬。紫荊。之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一千七十七餘里。又東北爲順天之界。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二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內者也。所謂次邊也。我國家雖不守東勝。棄大寧。然重險天設。固猶在我也。外邊西連延綏。東距薊州。勢相犄角。至于爲京師屏蔽。則宣大爲特重。非它鎮可

此即宣大山西外邊之地。有夷險迂直。合而言之則大同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而言之則大同之最難守者非路也。次中路。次西路。東路。宣府之最難守者西路也。次中路。次北路。次東路。而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無待防秋。偏關以東之百有四里。則略與大同之西路同焉。內邊可通大舉。惟紫荊寧鴈。次居庸倒馬龍泉平刑諸關隘。要之內外二邊。皆所以扞蔽燕晉。保障黔黎。然外之不禦。內安可度。故論者有唇齒之喻。又有門戶堂奧之喻。賊窺堂奧。必始門戶。唇不危則齒不寒。理所易曉也。邇年以來。大虜屢寇山西。必自大同入。侵犯紫荊。必自宣府入。事所可徵也。蓋形勢之大略有如此者。古稱夷狄之衆。不能當中國數大郡。若智與謀。及戈盾火器之屬。長短相較。又萬萬不侔。然所以能爲中國患者。氈裘之族。鷙忿而雄捷。出於風氣。異我漢人。又彼以騎射爲本業。抄掠爲生理。專於技而無待於教。戰鬪之事。人人能也。而我事隸於羣牧。業分於四民。百一爲兵。勞於訓習。習且弗專。故亦多弗精也。彼聚

寡為衆。乘時而攻人。我散衆為寡。畫地而自守。攻無

漢之所以勝虜者能先出兵以攻之也雖衛霍全

定勢。所資驅疾騎而運之。飄忽如風雷。守有定形。遇

盛時虜入邊郡亦不免于殺掠可見攻守之勢異

賊必資糧負甲而隨之。瞻顧而狼狽。彼去文字簡。彌

矣

令。進無所驅。退無所懼。而我則謀論多端。號令多門。

進退繇人。上下牽制。故彼日拙。巧我日巧。拙又國初

之時。我太祖成祖抗稜遠斥。夷狄勢衰。竄伏莽

榛。僅存喘息。正統以後。則生齒漸繁。種類日盛。近且

併海賊。吞屬番。掠我居民。為彼捍隸。諸酋所部。約可

二三十萬衆。視之國初。何啻倍蓰。沿邊戍卒。較以舊

額。未嘗加多。彼醜先年秋高。人寇控弦。不滿數千。掠

境不能百里。我兵臨時調遣。緩急仍收勝算。頃者每

一大舉。動稱十餘萬人。蹂躪關南。侵駭京郡。循常師

旅。莫敢遮邀。蓋時勢之大。略有如此者。夫度形勢之

便。則詳於外防。正以扞內量為內備。所以資外。揆時

勢之難。則今所經略。當異于昔。而後所經略。當始于

今。併力以守要。益兵以防秋。要皆事勢之不得不然

者也。保定邊事。繇今之常。無大可更。但宜罷徵兵於

內省。分鎮兵於外藩。便已得之。不敢槩論。山西防秋

先年止守外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六千人。專一備禦大同。而內邊寧鴈一帶。仍有官兵防守隘口。以為大同聲援。及與宣大各路守兵。舊皆屯駐城堡。但遇警報。相機防勦。原無分地擺守。此因虜越大同入山西。當時地方諸臣。誤以大同為難與共事也。乃獨築寧鴈。以東至平刑邊牆八百里於腹裏。掣回大同備禦之兵。以守諸關。已非建置邊防守要之意。繼因守兵不敷。添設太原等處。叅遊兵馬七營。召募新軍。及僉調新舊民壯屯夫弓兵。率已六萬餘人。公私轉輸

便是奔外邊之漸。河套東勝之失。皆緣此。

內地騷動。所謂財匱於兵。眾力分於備多者。正謂此

不守門庭。而守堂室。與非策也。

耳。夫山西不藉備於大同。大同不需力於山西。計兩失之。宣府亦日虜犯西路。盡調本鎮兵馬。專備西中。而北路雖不用擺邊。然而兵馬已至空虛。不無可慮。連年三鎮防秋。徵調遼陝兵馬。遂不下五六枝。費用糧賞。及本鎮守兵芻餉。以百四十萬計。費寔不貲。難於持久。併守之議。茲其所以為善經也。外邊控虜。四皆皆防。城堡之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參錯。徵發自無不敷。秋高馬肥。虜可狂逞。若復拘泥逞事。散

處城堡。臨時動調。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倉卒遽難合營。首尾自不相應。欲以寡弱之兵。當衆強之虜。勢必不敵。萬一又如往年潰墻而入。越關而南。內地之人。素不習戰。即欲堅壁清野。或恐先被荼毒。及至京師震駭。君父殷憂。方始皇皇調徵。迨迨請討。卽不愛吝。何益事機。是知形變不同。審固當預。守邊之兵。茲其所以難遽罷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設之云者。築垣乘障。必資於人力之謂也。虜凡寇邊地。迂峻則易防。地平漫則難禦。有墻則易者愈易。而難

者亦易。無墻則難者愈難。而易者亦難。今夫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者。堡有垣塹。則寡可敵衆。弱可制

強。若遇虜於平曠之墟。則百人豚羊。千人狼廝。鮮不

爲所吞噬。以是知山川之險。險與虜共也。垣塹之險。

因。山。川。而。設。垣。塹。自。漢。人。已。然。

險爲我專也。我恃其所專。而奪其所共。修邊之役。茲其所以當再舉也。况查連年修築。如山西偏老一帶。委極高厚。大同各路與宣府之西中二路。舊墻可因。亦已十之七八。再加工力。數月之內。可以告完。連亘千里。屹然長城。截然爲華夷之嚴界矣。而防秋之兵。

所以必帶甲而登牆。列營而待敵者。臣等聞之。險而不設。與無險同。牆而不守。與無牆同。是故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也。慎防秋。併兵力。重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寨。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也。修邊因垂成之功。守邊貴濟時之急。邊牆欲圖其永利。兵馬不解於秋期。國家雖費。非得已也。而稽往慮來。就中揆策。如所條列于左者。雖皆常談。無甚高異。然自是而兵不甚勞。費可漸省。期以弭寇讐而固疆圍。要皆臣等之極思也。若必傾無量之費。忍百萬之師。分道遣將。深踐寇庭。滅此驕狂。然後朝食。斯固安攘之壯圖。亦臣等忠于陛下之職分。顧虜勢未衰。我力不足。謀須積久。事必待時。以故臣等但當圖其易而不敢務其難。盡力於其所可爲。而不敢妄覬於其所不可必。

修築邊牆疏

大同修牆

臣看得該鎮邊牆自陽和迤西靖虜堡起。至山西丫角山止。沿長五百餘里。雖經先年陸續修完。比之今年新修陽和迤東一帶。高低厚薄。委有不同。况入夏

以來雨水衝淋尤多崩塌。挈築補修工程必不容已。官兵不妨防秋。令操版築。就支本等行糧。止給鹽菜。爲費甚省。據所估計。每日每名該銀一分。共該銀二萬九千九百七十兩有零。數亦不多。但役使人力。全在鼓舞。若儘將前項銀一萬四千七百六十兩有奇。及時均給。日勤程督。務俾事速工倍。或亦足用。不必拘定一日一分之數。亦不必臨期議添。庶見邊臣樽節財用之意。即今人已赴工。撫鎮諸臣已將鹽菜折銀量爲給賞。并將前銀所買在倉糧米。准作今年防

秋擺邊官軍應支行糧。揆之事體俱屬相應。無容別議。其稱要將前銀五萬二千一百六十三兩有奇。補還先年節次借過賞功銀兩。亦當如擬。但大同地方逼臨虜巢。川原平行最稱難修。所恃邊牆比之他鎮尤爲緊要。今雖以防秋之卒。刻期挈修。人力有限。計終不能如陽和天城新邊牆之高厚堅固也。若使高厚堅固。一如新牆。則山西丁角東南如寧武鴈門平刑關等處。賴此以爲外藩擺守之兵。自宜挈罷。顧以財用不繼。衆志未同。欲便舉行。輒爾中輟。近得巡撫

山西都御史楊守謙議開山西自黃河東岍老牛灣至丫角山邊牆東接大同井坪平虜左右衛弘賜等五堡周總兵所築邊牆直至陽和迤東軍門近所修完者二鎮僅七百餘里又自丫角山東南至平刑關獨山西尚八百餘里山西守邊官軍民壯屯夫計六萬六千餘人除丫角以西守邊外東南八百餘里間止五萬二千人守之每里六十五人半登牆而守半在內候援虜之入常二三萬衆折牆登山止須十丈恐非此十餘人所能禦者若山西將丫角東南八百

里不必守

兵分愈弱不如共守要字

移兵與大同共守七百餘里所省過半以

山西今議兵六萬七千合大同兵七萬五千并調客兵計十五萬四千餘丫角西牆既已高厚其地又不通大舉可用兵萬五千人陽和東牆再用兵二萬人中止四五百里已有丈餘牆而以十二萬人守之以四萬人防護八萬人卽舊牆增築之高二丈底濶一丈七八尺收頂一丈二三尺里爲二敵臺臺高三丈八萬人日築六里月可一百八十里八十日而訖工且守且築此邊旣成每歲防秋用八萬人山西三

萬大同五萬。其內再用二鎮援兵三萬人。軍門居中調度。守謙與總兵并大同撫鎮各分百餘里。亦居中調度。左右止六七十里。叅游守備止分二十餘里。一有緩急。援兵可以立至。事可萬全。凡山西之民壯諸鎮之客兵。皆可漸掣。邊內多築堡寨。修廬舍。給牛種。募民徙耕之。凡內帑之轉輸。民間之供億。又皆可漸省。等因。大意蓋欲撤寧鴈諸關之戍兵。而併力於大同。不分彼此相資也。不勞大費。而所備者寡。所守者要也。是其志甚公。其慮甚詳。而其謀甚忠。懇以臣愚

夙有此心。格於寡助。驟聞斯語。意輒躍然。願相從事。今秋時已逼迫。未敢遽陳。少待冬春。當會楊守謙及詹榮等將大同靖虜至丫角邊牆。及兩鎮合修守備。宐從長計議。期於一舉永持至安。前項餘剩銀兩。合無存留以爲他日舉事之資。其借過賞功之數。戶部查明開銷。惟復仍照詹榮前議。照數補還賞功。伏乞勅下該部查議。上請定奪施行。

及時經理邊防大計疏

專守大同

案查先該臣題爲缺乏糧料事。議要掣寧鴈一帶擺

邊之兵并守大同要害奉 聖旨這本具見邊臣籌畫戶兵二部會看了來說欽此隨該二部議稱大同爲山西藩籬扼其要害則人聚而力全二鎮邊牆接連僅七百里則地近而費省大同有備則山西可保無事將來客兵可以漸掣供億可以漸省等因覆題奉 聖旨是聚兵守要乃防邊至計着總督侍郎翁萬達會同楊守謙等盡忠經畫詳議奏來欽此續准兵部咨爲集衆論酌時宜以圖安邊事該臣等會題本部議覆內一款慎防秋看得所議防秋擺邊之兵

未可遽掣但當就中酌處以省費節勞除山西內邊寧雁諸關額有常戍官軍及外邊偏關以西至黃河峽山險水深遇秋但加戒嚴不必益兵擺守其偏關以東及宣大地方亦不必勒令軍兵尺步單立止是預擬信地分布步軍登墻馬軍列營又必遠者量調近者更番聚勿先期散勿後期庶以休息人力間省行糧斟酌允當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移咨總督翁萬達及通行宣大山西撫鎮官悉照前項所議分布防守仍將分布過兵馬地方咨部查明等因奉 聖

旨。這修邊守邊調兵諸議，具見總督撫鎮等官竭心邊務，你部裏酌議亦當都依擬行。欽此。備咨到臣已經通行各鎮巡撫等官遵依舉行外，昨見新陞山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孫繼魯奏為謝恩事，內稱原任山西巡撫都御史楊守謙自謂三關可以罷守，堅執成信，諸凡利害安危多所不論，徒惜焚眉之冗費，遂忘此論但欲固本鎮而不知守外即所以安內也經國之遠圖，倡堂室之洞開，欲門戶之併守，萬一內地師徒不閑，戰陣長營無險，見敵難支，周尚文之封守不固，王繼祖之信地已離，全軍在外，不但山西坐

困且害國家右輔之利，諸臣先後具奏始唯一人之見，終強眾議之同，幸蒙 皇上軫念事體重大，屢年經略艱難，未蒙 俞允，繼魯前到地方，軍民憂疑少定，即重關為可恃，人心為可安，等因。臣愚得此殊甚駭愕，真不知其云何。夫山西內邊寧鴈一帶八百里，在大同之南，外邊偏老一帶百餘里，與大同為界。外邊本扞蔽乎內，勢極要害。近年擺邊之兵，且非得已，內邊本藉恃乎外，勢實稍緩，乃亦以額設戍軍為未足，增添兵壯，一體擺守，委屬大繆。况非舊規，當時識

者已知非策。歷年於寧。惟一帶邊虜者甚少。假使大同失守。山西內邊八
百里之間。弱兵止四萬餘人。其能遏虜之入否也。虜
所垂涎。多在山西。而不在大同。三四年來。大同幸不
潰防。山西始有寧宇。是故守大同。守山西也。今議內
邊諸關額兵。則量留。而添設擺守之兵。則漸掣。併力
守要。僉論攸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齊宗道亦曾極
論兵分備多之所以失。與併守要害之所以得。力贊
斯議。臣等前項條列已荷 聖明俯賜嘉納。域民固
國之道。在此舉也。事甚艱大。時且逼迫。方圖亟與撫

鎮諸臣殫力幹理。惟恐不及。而孫繼魯者。乃獨持已
見。豈未能仰窺廊廟淵謨。輔部成算。而徒欲與臣等
原議相枘鑿耶。孫繼魯疏中。並不究竟併力守要可
否得失之故。語意難解。無容深辨。但即其意見同異
而要其所倡率。委用僚屬諸人。或別出格局。諸人必
猶豫觀望。欲責其幹濟難矣。先是巡撫楊守謙改調
延綏。臣慮代者以議非已出。兼或避難。爲之不力。擬
疏留守謙共圖卒業。嗣見代者有人。臣遂中止。嗣又
聞繼魯未嘗入境。輒以併守之事短訾守謙。以爲決

不可行。而雁門兵備副使劉璽者，承望風指，輒自依違。夫劉璽，憲臣也。又有典關之責，尚不自裁。况有司軍職等官耶？以此臣甚憂慮。然猶以成命至重，繼魯蒞官方新，或能勉承。乃今形之奏疏者，果如此。是於成命且若罔聞。况臣總督欲以區區行移相督勉安肯從耶？臣近親歷，應該併力修守塞垣，中間所宜與革事務，頭緒繁多，有非原議所能盡載者。必須彼此同心，夙夜經營，方克有濟。若少有掣肘，諸凡事體不免衡決。萬一寇虜聞知，將來患害不測。風聞者靡

究所以。或反以併守之議歸咎臣等。臣等獲罪固不足惜。第籌畫至當，歸一不可易之論。既不理於是非人者之口。而邊防大計自是將不可復為矣。天下之事，固有千百人成之而不足，一人壞之而有餘者。况巡撫表率一鎮，處人己之門，執異同之見，則觀望依違，不獨一劉璽而已。又誰肯忤巡撫為陛下盡忠為邊人建永利邪？以此臣益憂慮，不得不為陛下下言之。如蒙乞賜軫念，邊防重務，成之甚難，壞之甚易。叮嚀孫繼魯、劉璽，務要遵照欽依，將一應修守事

宐着實幹濟。勿執已見。勿懷觀望。勿亟失時。自貽後
 艱。及仍乞叮嚀。大同撫鎮官詹榮。周尚文。勿以孫繼
 魯之持見異同。遂自解體。庶幾尚可責成。不誤大事。
 臣愚他日亦得少追罪狀。甚大幸也。然臣惟臣子之
 事事也。欣躍而邁。則精神展布。自可成能。強抑而
 使為。則志意煩紆。終難得力。孫繼魯即荷 嚴旨戒
 飭。不敢不遵。然臣之憂慮尚未已也。伏惟 聖明裁
 處。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二十五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瑗公

馮瑞振振仲參閱

翁東涯文集

議

翁萬達

復河套議

復河套

蓋聞智者必待時而舉事。君子不昧勢以圖功。是故
 理有所當盡。而機有所宐審。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

不可略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本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固天之所以限華夷也。詎宐棄而不守。藉寇賫盜。然揆以今之時勢。則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是故不能不為圖事者深長思也。河套自周秦以來。為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據險扼胡。往跡俱在。我太祖以神武定天下。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虜既殘破。我未暇舍黃河而衛東勝。計則偏矣。後又撤東勝以就延綏。套地遂淪之犬羊矣。然正統弘治之間。我雖未

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恃。其爭不力。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自捐天設之險。失沃野之利。此邊疆之臣所宐卧薪嘗膽。而有志之士所以

扼腕而攘袂者也。先巡撫余肅敏公置鎮榆林。想亦

榆林之移鎮當時極有謀其非策者然亦何可退

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鎮則空設。開墾無聞。轉輸難

守延安耶

繼。孤懸獨立。沙磧為墟。外之不足恃。為藩籬。內之無所資。其賦役不有其利。而益處其勞。豈豪賢固略於遠謀。抑其時或亦有掣肘而未終其志耶。然弘治以前。我軍猶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虜

出入涉流履冰。揮鞭近塞。茂所顧忌。今且盤據其中。滋其畜牧。遂其生養。譬之爲家。成業久矣。又今管異時。強弱異勢。事體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欲一舉而復之。毋乃難乎。故曰有當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多必奮之志。而鮮萬全之算也。請極言之。以干於大聽。夫敵有盛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弱。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爲無策。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稽顙。願保蕃北。此何也。漢武值其盛強。而成哀際其衰弱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安。主客勞逸。徒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于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爲生。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于所短也。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其逸。與暫息以休其體。向背亦爲殊等。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餘艘者必濟。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爲力也。我國家拯天下

于胡元。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虜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兼之鹵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小王子吉囊。俺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盛邪衰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儉。二五年來。雖賴廊廟注意邊防。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其功業也不少矣。回視二祖之時。其強弱盈縮。又何如邪。河套久淪虜中。間諜罕至。虜又屋居畜牧。其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

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卒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况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備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克日有定期。裹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爲逃遁。笳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

之否邪。有驍將以通糧道。否邪。保無抄掠不至匱乏否邪。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于黃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今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廬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產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歟。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可立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

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徙之禍。而欲得人之死力。可

時議以兵三十萬。水陸齊進。故曾司馬有六萬三

乎。議者欲整六萬之衆。為三歲之期。春夏馬瘦。為虜

年之說

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為虜強。而我利于守。春蒐

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持。其遠遁。拒河

為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甚相遠也。秋冬虜

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乃止利于守邪。春夏虜馬

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乃獨利于征邪。夫春夏馬瘦

而虜弱。不能入寇。然坐以待我。誠懼其擾擊我也。秋

冬馬肥。而虜強。既能為寇。則多方設謀。誠懼其報復

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人。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爲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兵家勝敗。本難預期。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蠢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咸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之邊。虜亦不來。深競以爲套地。易復。然復套與是二者。寔有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塹城堡爲援。可恃。復套則深入虜境。後援不繼。勝固間關。敗虞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爲陵之所不能爲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爲利。故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自火篩入寇以來。據以爲家。四時之間。不離住牧。一旦欲取而有之。彼肯晏然不有爭乎。事體異也。故曰殺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欲處其穴。得

乎。夫先據北山將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為趙奢之所為者乎。若曰。伺虜出套。拒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履冰道路。亟築垣墻。以次移寘邊堡于沿河。如昔年王晉溪近年張南川及總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為。而不知今日諸酋各有分地。套地為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當不下十餘萬。豈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計二千餘里。築垣為限。豈時日當時有屯田鑿渠之議。但虜之來爭必速耳。可完。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眾不止也。

誠恐布置未定。而爭穴之虎至矣。况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為數億萬。沿邊所出。僅足自供。益以此數。必仰內地。繇內地而輸之邊。遠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餘里。乃又自邊而輸之於河。即糧道可通。飛輓實難。此又所當攄慮而殫思者也。然則套中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葉有款塞之順。事變之來。孰能逆覩。我皇上以聖德建極。元老以上知作輔。天

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強弱。虜能保耶。自相攻擊。如秦之收河南漢之取四郡皆虜強盛時然此亦非常匈奴之南北。荐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邪。彼之會也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飭我戎備。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計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強弱。不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備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痍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以事非常。則愚所不解者也。謹議

俺答求貢議

北虜求貢

總督蘇祐近題虜酋俺答阿不孩求貢一節。切惟北虜近方擁衆入犯畿甸。今却以貢為請。似輕中國。挾我以必從。或者震懾於北伐之天聲。為此以探我緩。我亦未可知。然竊計之。北虜近來屢屢求貢。邊臣議奏大略。欲以戰守為實事。許貢為機權。節奉明旨。行各該鎮。嚴加拒絕。當其時也。虜不大舉寇邊者。已二三年。計若可許。猶且難之。况聲罪致討。萬萬無可許之理。蓋恐墮其計中。反益示弱也。若必顯然拒之。又

恐猾寇策我必攻。突如先發，無以待之。非所以藏形而致人之道也。故今日之事，許之不可，拒之亦不可。機權密運，全在邊臣。合令本兵傳示總督撫鎮等官。諭彼虜酋若曰：近日你們背逆天道，犯我關南。天朝官軍先為探者所誤，偶致你們得肆。未遭殺戮，今爾果能畏威悔罪，還我鹵去人口，禁戢部落，不犯邊一年之後，方為你們陳乞准貢。決不失信等語。如此則操縱在我，設或彼不我從，詭計叵測。比常加倍隄防，戰守有備，非特可免挑怨啓釁，坐失機宜。而中國之勢亦自尊矣。

征南議

征安南

毛氏之平交南也。皆資策於東涯。
督府侍郎蔡經集都布按三司長貳問計，萬達上議

曰：日南小醜，負固不庭。天討所加，宜有長算。是役也大率以兵為先，食次之。兵食既足，然後建瓴而下。機在我矣。往年王師薄伐，集諸路兵八十萬人。今用其半，亦當得四十萬人。而兩廣之兵隸尺籍者約四萬人。隸荒服者約一十萬人。舟師可募而用者約萬人。江西閩楚三省之兵，可請而用者約七八萬人。而土

官之調度爲難。所宜激以討賊之義。宜以誅賞之條。俾懾威銜惠。自奮于捶策之下。而又簡其酋長之忠。義有爲者。以赤心付之。無後時而緩。無先時而急。而我執其中權。乃有濟也。師四十萬人。大約日食米六千石。旬日倍之。芻秣無與焉。加之征討百需。未剋時日。卽今府藏空乏。賦繁民寔。未可偏累兩廣以貽肘腋。憂則宜請之內帑。借之鄰藩。而又當議和糴之策。慎輦運之方。謹貯宿之地。重出納之司。官無蠹貲。民無耗財。吏無叢奸。斯善策矣。然後議擇地利。分道出

師廣西之兵。一由憑祥。下文淵。一由龍洲。下七源。會州。廣東之兵。由欽州。下海洋。會思安。三路並進。可破僞都。其細者馬必良。舟必固。甲必堅。兵必利。而又行者疾。以速無怨。言挽者安。以舒無勞。色偵者潛。以深無攜。志購黎氏之裔。撈逆庸之罪。殄暴煦良。以昭大義。誓我百執事。戮力一心。以共天討。命之曰有犯者。君子以廢。小人以戮。釐爲十有四事。以白於督府云。

說

進宣大山西外邊牆長圖說

邊牆圖說

臣萬達謹按右所圖外邊牆詳矣。而略於內諸關者。以外邊持重。又牆肇完。而諸關不與也。三鎮邊牆。日連一道。其居然而內布者。城堡也。雜然而外環者。塹與窖也。亭然者。墩。而穴通者。臺。與隧也。增舊為新。缺一不可。必如此而後可守者。我軍視虜聚散。衆寡。疲逸。勇怯。疾遲之勢。不相當也。虜人多食少。工格鬪。喜抄掠。復以為生之道在是也。大戰則大利。小戰則小利。不戰則不利。較得算者。戰什一。而虜什九也。是故

我必以守為勝。而匪墻焉。擅幕鄰邇。揮鞭山凌。結陣川擁。朝發夕至。倏如雷風。前無抵拒。後難追襲。豈不戰守失據哉。今墻完而戍者。田而食者。備秋林會而墻立。而營屯。而首尾相應者。虜不得而輕視也。大同偏關之外。多浮沙。風颺。所激。易於填壅。設虜以數萬來侵。必塞窖填塹。而後及墻。而仰攻亦難矣。墻臺我專。披堅鱗集。矢石並發。砲火遠及。虜亦豈能飛渡哉。臣故曰。自是始可以言守也。而又不能不却顧而長慮者。傳曰。地利不如人和。又曰。在德不在險。斯二言者。至言也。

進宣大山西偏保等處邊關圖說

邊關圖說

臣萬達謹按右所圖形勢。起宣府東路之四海冶迤
 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西陽河。為大同界。大
 同東路之東陽河。迤邐而西。歷北中二路。抵西路之
 丫角山。為山西界。山西之老營堡。迤邐而西。歷水泉
 偏關。抵保德州。為黃河岸界而止。計一千九百二十
 里有奇。皆迫臨虜巢。所謂外險也。又老營堡轉南迤
 邐而東。歷寧武雁門北樓。抵平刑關。又迤邐而南。而
 東為保定界。歷龍泉倒馬紫荊之吳王口。插箭嶺。浮

圖峪沿河口。又東北為順天界。歷高岸白羊。抵居庸
 而止。計二千五百里有奇。皆峻嶺層岡。所謂內險也。
 兩險截然。固天之所以限華夷者。然自正統以來。胡
 虜窺兵。屢恣干擾。邇且結陣長驅。遠薄汾沁。全晉為
 膏。邊議日興。豈其險固不足恃邪。潰廢大防。繇來者
 漸。有險不設。同於無險。故設險云。因地形而經紀之。
○修○築○以○為○固
 以人力者也。內倚諸關。間設崇垣。外築崇垣。長遮絕
 漠。綿亘百萬。諸美攸轉。比之金湯。我皇上今茲所
 宏創者。皆前茲所未有者也。邊臣自是始可以言守

山○川○無○全○險○必○賴○

矣。是故善守者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遇秋分遣內
卒協戍外邊。備寡力全。彼此受益。豈特變通。是謂善
經。乃若禦冬防河。城規具在。又差緩矣。臣慮險設而
不守。與雖守而無其便也。先今小疏刺列款目。期於
可久。蓋亦頗詳。俟之將來。脫有不虞。當在意外。夫天
下之事。多成於其始。而廢於其終。邊工動費帑金。役
勞大衆。其成之亦云難矣。臣愚欲責宣大山西撫鎮
諸臣以交代法。巡按御史以閱視進圖法。則茲垣也。
庶乎其有永矣。雖然重關疊障。險在地者也。謀臣猛
士。險在人者也。慄慄危懼。毋流循玩。險在心者也。據
探本之思。延却顧之策。此臣所侈望於億萬年者。未
已也。

碑

懷來城通濟橋碑

邊地橋梁

夫水之行地也。槩於世爲多。西北則鮮。率可舟而漕。
西北則否。率易梁而渡。西北則難。何也。其勢使之然
也。水原於山。天下之山。皆起於崑崙。而燕冀爲天下
脊。地形崇峻。水率東南走入海。其流湍急。無巨浸廣

陂容。突澤潤。故西北鮮水。且水道所經。土去石出。建

河濟間諸山泉皆然

隄而下。衝激震撼。力攖齒齒斷斷。故不可舟。而其霖
雨集潢潦漲也。則驚波電掣。駭浪雷擊。值之者陵崩
阜斷。故又難為梁。夫鮮水則土燥土燥則其產猛厲
而寡深思。不可舟則轉輸困轉輸困則無所廣粟以
食戰士。而又難為梁。使咫尺之間。畫為兩地。倚馬相
望。莫可即。揅古稱西北恒多事。禦戎寡全功。此其一
也。懷來直國北門為居庸要路。自京達宣大兩鎮。罔
不繇之。其通永寧獨石諸處。猶有徑也。媽水出隆慶

州大海沱山中。流與洋桑乾河合。東歷懷來城南。下
合水關。放蘆溝以達於海。既不可舟。又無渡梁。于是
軍餉戎器材官騎士。自京師調發。以為宣大備者。往
往告難。又其急者。邊塵遇警。馳上便室。瞬息異形。一
騎千里。阻于水滸。莫可以為謀。坐是望洋。浩焉興歎
者屢矣。予督軍塞上。思欲橋之。故嘗為之畫。曰。深根
以固其基。遠岸以殺其勢。軸柱鱗密。以嚴其隙。蹲鴟
脉絡。而莫與之鬪。庶幾可成也。屬軍旅事殷。且有塞
垣之役。未之能及。土人曰。舊有石橋。永樂間廢。武

廟北巡。命內使以萬金成之。尋爲水壞。或于所謂四者未之備講也。夫徒杠輿梁。王政攸繫。而况通警急關軍政者邪。歲乙巳。予閱邊次宣城。聞有僧慧燈者。謀爲橋。謂助我者也。召見之。授以前四者之說。今戊申。春僧來言曰。橋成矣。無愆初約。願乞所以志歲月者。使使數輩視之。良信。問所以成。則曰。力能感中貴人。捐俸金。紀綱之。又能募邊富人出粟爲佐。於戲。先民有言曰。近世橋梁功利之大且廣者。多爲浮屠氏。有蓋佛以利物爲心。而橋梁居八福田之一。豈真有

是邪。何成之速也。然予有侈喜焉。自歲庚子以來。其虜擾我邊境。侵軼時至。邊人苦之。聖天子不以其愚不肖。授鉞專閫。擐甲厲兵。與之從事者四年。于茲矣。賴陛下神靈威武。虜酋屏跡。連歲塞垣之役。工費頗巨。俱克有成。今茲大熟。民以寧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賚及黎庶。疆場之臣。得保塞垣。稱無事大幸也。彼中貴人者。復能出俸金以佐時急。至于小民亦不忍專其贏餘。是僧乃籍之成橋。光其師說。更奇事也。使格戰之未休。則瘡痍之是卹。年穀之不登。則

垣役之告病。而庸賈及此耶。是役也。若某與邊人百數萬口。其敢忘。聖天子丕顯休德。遂為銘付之。橋曰通濟。仍舊名也。銘曰。漢後將軍。是日克國。屯田金城。威震西域。治橋七十。枕席過師。千載相望。予每羞之。浮屠氏子。其名慧燈。相時所急。因年之登。請金貴人。募粟邊城。材石備施。巨梁斯成。不工而妨。不事而擾。龍見波中。鶴歸華表。顧茲邊土。比歲有戰。投雨以畊。于今再見。悠悠來往。匪兵者人。馬爭逸足。車無停停輪。亦有疆事。星輶入奏。天閣九重。曾不崇宿。是

王政重以機宐。嗟我有心。彼是度思。匪力胡役。匪粟胡殮。足我邊人。屈彼呼韓。惟天眷德。稻梁寫鹵。惟帝格天。干羽載舞。我書此石。以詔後賢。貢篚來庭。斯橋萬年。

書

與鄭篁濔書

禦虜

入春以來。戎餉諸務。交迫紛填。凌兢中掇。寤言嘉大。簡闕訊音。徒然刺謬耳。隆慶永寧之役。安敢尤人。媿負欲死。知必為鄉里所憐。丈者一歎。未投杼也。街亭

好水之敗古亦有之。達匪其人，不當比擬。但得不下獄吏，生還海濱，則天地之賜，所望於丈者之恩也。邊警尚設，款段待斥，猶爾驅馳，僕僕促楮，不盡其情狀也。山西宣大外邊共二千餘里，北虜往年侵犯，俱在山西大同及宣府之西中二路，以其地千百餘里，多平曠易馳突也。而宣府北東二路，共幾入百里，高山峻嶺，大舉罕通。自并力守要之議行，而千百里平曠之地，築濬墻壕，錯布品窖，俱以足恃。至于鮮通大舉，入百里之內，衝要者間亦修有墻壕品窖，尚多限於

財力不能猝舉而竝修者。故賊於晉所易馳突去處，既不能攻，乃反於晉所難馳突去處，力求一逞。譬之水焉，橫流衝決，匪西則東，然軍門於宣府北路，嘗岌岌焉指之心，而諄諄焉語之於諸將，又將他鎮客兵二枝，俱預發此地，蓋防其決耳。鎮安堡爲北路之迤南界，隘口有墻，旁皆層嶺危坡，間亦斬崖，艱於登陟。而虜馬則輕趨齊登，徑彼坡崕漫入，而我軍人少，莫之能當。一潰巨防，便無上策。然當是肯，本路見在，主兵并前客兵共五枝，統於總兵，參將駐劄雲州，去鎮

安不能三十里。使預發一枝爲鎮安之援。據山坡而守。賊亦豈能突進。乃竟爲其所誘。誤以諸營人馬馳往獨石。相去旣遠。反顧不及。噬臍奈何。其昔軍門雖已東行。尚在懷安去鎮安四五百里。謀無所施。總兵趙卿不諳將略。不能詳定。臨事張皇。遂自致寇。而該鎮同事之人。意見互異。尤足兆災。宐其有此。虜衆十萬。自九月初十突入鎮安以來。結營三日。並不散捨。欲圖長驅。固不必彼中通事言之。而其情可見也。三十日巳時。出山口。下隆慶州川。軍門統兵西來。引軍

聯營疾趨。決戰。而復以前哨人馬一夜行百餘里。直抵永寧。示賊以大同山西援兵且至。俾有懾心。賊西望百里外。灰塵障天。遂急捨急回。僅踰一日。不敢越懷來一步者。職此之由。又慮斷其歸路耳。使賊遲回一日。則兵至而戰。雄雌雖未可知。然彼之歸路當已爲我先得。度必狼狽。賊之速退。又冒滴水崖之險。非得已也。而躬親戎服。介馬營中。豈總督之體。乃竟爾爾。譬之馮婦。不免爲士人所議。况事旣罔功。而民且受害。則亦安用總督爲哉。但較之總兵而下。及地方

官則似有間以故敢私言之。伏惟門下垂察。

上介谿嚴閣老書

節省三鎮兵糧

竊惟宣大山西嘉靖二十七年防秋客兵之費三鎮巡撫應在去年終查明咨報軍門覆查較一會疏請討於事體宜爾也。乃山西則先於去年十二月逕具疏矣。大同今年二月初旬始咨報前來。參較無異。逼迫會題疏發數日而山西之咨文始到。又數日而宣府之咨文始到也。山西請討數少而宣府巡撫則惟據守巡議呈。守巡兩道則惟據委官查造。彼此相沿。

舛謬特甚。以故某於大同則會題於山西則咨部。於宣府則未敢會題。未嘗咨部。駁行再查。而該鎮之疏則已先發矣。彼誠慮其遲也。逼不遑留。然某之所以未具咨疏而駁行再查者。正與戶部之意同。卽如戶部言。則某於大同山西稍能節縮。至于宣府。其敢有異視哉。宣府二十六年會計沿邊緊要城堡客兵年例銀兩共三十五萬餘。蓋預算支用畢盡秋毫之的數也。據今所查歲用本支實止該銀三十一萬餘。節剩銀四萬餘。修邊明効。似亦不誣。祇因該鎮查造叢

錯。遂自掩實。不然該年原計防秋主客官軍五萬一千四百一員名。馬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四匹。臨時以邊警告棘。增益官軍一萬七十四員名。馬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七匹。歲用錢糧空出於會計年例之外。乃反有支剩。何也。某嘗與諸鎮守巡而下官負商確芻餉約法數條。間多廢閣。度支大較未盡當心。要之易轍爲難。理繩在漸。其本無異能。冒領重任。邊機戎議。四鎮紛填。勞瘁不辭。心思靡逮。妄謂事有大體。官有專責。巡撫才猷名望。俱不下人。綜理邊儲。專精可托。

况有戶部郎中會同行事。不須過爲侵越。煩瑣相稽。如嘉靖十八九年以前。總督未設。巡撫郎中諸臣何嘗不任之有餘力哉。夫毛舉其細者。恒鼎弃于其大。拓思於什伯。或失計於錙銖。卽某所計慮修邊并守。欲因以節省財用。計錙銖而毛舉。是誠不能。昧什伯而鼎弃。亦所不敢。查得嘉靖二十四年以前。宣府大同山西客兵糧草仰給帑銀。歲常一百四五十餘萬。嘉靖二十五年。多方撙節。然尚費帑銀一百二十六萬三千八百餘。戶部卷簿。歷歷可稽。自修邊併守議。

行而爲國節財之道亦在是焉。以故二十六年會計歲用防秋客兵銀。宣府三十五萬餘。大同五十三萬二千餘。山西二十四萬四千餘。共一百一十二萬六千餘。比之二十五年。已省銀一十三萬七千餘。而民壯工食客兵賞賜之省不與也。其昔奏請添發三鎮止共銀七十一萬七千餘。年終尚有支剩。今嘉靖二十七年會計歲用防秋客兵銀兩。以二十六年用過之數爲準。備宣府三十萬餘。大同三十三萬六千餘。山西一十二萬七千餘。共七十七萬三千餘。比之二十六年會計。又省銀三十九萬六千餘。而民壯工食客兵賞賜之省亦不與也。奏請添發三鎮。止共銀三十五萬八千餘。奏之當已足用。乃若另議請發。趁今糧草價平。預爲糴買。以防它警。或畱作二十八年客兵支應。則在於會計年例外者。將來省而又省。亦未可知。某曾疏言修邊守要。籍兵營田。生意教訓之後。可漸減客兵之費。誠非虛誑。但嘉靖二十二三等年三鎮客兵。每歲費帑銀一百四五十萬兩。人皆知之。而三鎮共止用銀七十七萬三千兩。省其大半。則自

二十六年始。人未必知。而某亦未嘗舉以爲功。乃今竟不嫌於務白。淺之示人。誠懼聞而投杼耳。向來修邊之役。兩請部屬監視度之。旣不得請。付之有司。懼將浼焉。已屬不肖者所爲。若復少有不誠。則臧錮弃世之徒。卽葦螻蛄。茂所掩覆。悲也。三鎮邊牆長千餘里。美完足恃。前此所無。億萬人之耳目。安可欺耶。乃聞或又有謗此者。豈以天下事不欲人爲之。天下人皆臧錮也耶。常經怪昔年楊遂庵王晉溪二公。俱以修邊貽謗。二公才高。不屑於小廉曲謹。或有出入。然亦不遽至於人所云。某無二公之才。故亦鮮不屑之事。特不幸曾石塘身死之後。人言修邊錢糧不明。太甚。繇是能無賤惡其聯官者。疑無視聽。卽行懷曾史猶心陷左腹也。

上東塘半州書

許處安南

指揮王良輔通判蘇廷獻揭帖所云。亦以仰承鈞慮。非得已也。切惟至誠可行於蠻貊。用術須達乎機權。然必濟以兵威。用乃不竭。倘兵不足恃。則術或有肯而窮。誠或苦其難入。兵法有之。罷兵息民者。必不能

去兵。然兵不可試。賊不可玩。今日之事。祇以檄問。使必輸情投降。實心聽處。上計也。必揚兵而威之。使從中計也。必不得已而用兵。下計也。下計不可爲。上計不可必。中計不可不預備焉者。交人詭譎。自古爲然。檄問甚明。若罔聞睹。駁之諭之。誠是也。設或改正回文。仍復如故。瀆告之。旣不可矣。其將何以訖事耶。時日不停。兩處爲得。若專恃辨駁之書。以取效於所難必之事。其誠不敢也。反覆思惟。似宜一面揆算。及時揚兵。然必兵皆可用。以守則固。以攻則勝。庶幾動可

萬全功成一舉。萬一莫氏畏威投降聽處。我師凱旋地方無事。卽不得其上。亦得其中。否則不得已而就下計。猶不至坐失天時。進止無據也。若兵不可以守。亦不可以攻。徒揚虛聲。反以啓侮。是無計也。且將併其下者而失之。何則。賊固善於刺探者。我不可無用之兵。而遽忘意外之戒。主張必用以若出下計。然者將以成就我中計耳。是兵家之說也。議者以爲調湖兵募海卒。積糧糗。奔走兩省。張皇我師。卽費至十數萬金。其於百億蒼生。猶甚惠也。蓋所弃者小而所

深○辨○虛○實○之○語○

全者大。所謂不去兵。而後可以罷兵者此耳。伏惟臺下擇焉。乃若上計。安敢不竭盡心力。夙夜圖之。第恐事難逆料。耽閣月時。則某不言之罪無所逃。况預爲中計。其於上計。固不相妨。萬一上計可成。中計即備而不用。或因而用之。以征勦我境內地方亦可也。

上毛東塘書

計處安南

毛公降交人全藉翁公之謀青牘中可見一二
頃謁軍門。潛承鈞諭。意慮周密。敢不仰承。今時已交秋。計當早定。顧惟事體重大。吃緊一着。全在檄文。然必先得其情。庶幾發可中的。而用人行間。察變觀形。

實有非旬日之間所能立辦者。某以多方圖之。候有成驗。方敢馳聞。大較不震之以兵。則彼或無畏。雖以計行之。終亦猥委無力。驟則易入。數則不尊。非所以威賊而謀成也。欲震之以兵。又恐大眾未集。徒以虛聲。彼疑不宥。輕弃國人。萬一計出無聊。何以待之。夫獸窮則鬪。螽蟴有毒。急示之形。非計之得。况兵家之法。不用而示之用。用而示之以不用者耶。莫登庸梟雄狙詐。諳于兵事。時未至而張皇。彼或得以窺測我矣。故兵不揚則威褻。揚兵而不適其可。非太逼則啓

侮矣。謀者報云。莫登庸近持精兵五六萬人。往來於山海之間。又云。莫登庸甚驚懼。有以天朝加兵言者。必繫之。有以不加兵言者。亦繫之。且曰。弟觀他日言可據者生。不可據者死。又云。莫登庸國中多言。

天朝前後檄諭。皆所以懈其備也。登庸且信且疑。此數人雖未必可據。然我所以處莫賊者。不可以不審也。誘之以可生。彼亦必不肯出。無聊之計。劫之以必討。又安敢挾隱飾之情。其惟登庸固亦有心計者。使知中國正大之體。明白如日月。機權之妙。變化如鬼。

神則必趨其所可免。而避其所必不可免。賊知趨避。○敵○之○情○而○用○之○

而後我之計可行。即藏形密聲。示以不用可也。舉兵臨境。示以必用亦可也。顧先後緩急。幾微之間。某誠慮有所弗及。第當慎之。若因彼之隙。而成我之謀。則又意外奇舉。間不容髮。未敢取必於今日者。叅將余恩欲詣各土官地方。整搦兵馬。某移書止之。彼以為奉有軍門明文。不敢稽且誤也。然某思登庸方得檄而聞者。方啓行。姑宐靜觀。勿逼。俟有回文。亟議進止。未為遲也。且土官衙門。甚畏委官相臨。余叅將縱賢。

且廉。然若獲之不。堪多有反。為敵用。者。西方諸羌。前未必不因緣擾害。况整棚兵馬。大

要在某等潔已自防。以服其心。陳綱紀。示威信。辯臧

否。明賞罰。先其肯綮。使知向友。他日徵發。自當得其

死力。若數數徃彼查點。無益於事。土人之情。又大不

堪。某先稟提督公。欲借兵權為重者。盖以太平去。梧

遑返。當三十餘日。萬一機或可乘。權不在手。臨期稟

請。不無後時。故預請諜書備之而已。若必揚兵威。須

待時至。另當關白。不敢輕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